

第一千二百三十三種

都官集十四卷

宋陳舜俞撰

清乾隆翰林院抄本

二冊

宋集別集  
5869

嘉祐四年仁宗皇帝臨軒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而以陳侯令舉為第一方是時令舉已用進士登乙科矣而復中是選故令舉之文章聲名赫然出人上識與不識莫不願慕而愛仰之士大夫之所期望以為公卿可平步至也既以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事又移宰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方作新庶務變更諸法而令舉以議論不合於執政遂擯不用乃得以其

暇日而馳騁於文字之樂穴穿古今抽索秘粹噉英咀  
華攬秀裒芳日有所為月有所增沈涵演迤卒以大肆上  
追古作者為侔而下顧騷賦不足多也聖天子圖治自  
熙寧以迄於元豐之間脩起百王之墜典補完萬世之  
闕規占微弊者靡不更語纖便者罔不興凡朝廷之所  
施行與令舉制策之所開陳大略相合然後知令舉深  
識治亂之根柢博達沿革之源流使令舉一逢時命而  
措於朝廷之上推其所聞以輔太平之政則豈小補而  
已哉此余所以惜令舉之才不遇也雖然令舉亦志於

所學昔席之所談以謂為道而不為利者此學者之所  
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  
論高出於夔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  
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仲尼在魯絃歌道德而三  
千弟子未嘗言利子貢貨殖則以為不受命冉求聚斂  
以附益季氏之富則以為可鳴鼓而攻也梁惠王問利  
國而孟子對以仁義宋牼以利說秦楚之君孟子以為

不若說以仁義為可以王而何必曰利則凡令舉之志  
顧豈不善而卒無以自見於世且不幸而死此余所以  
傷令舉之志不就也傳曰辭達而已矣此言文者所以  
傳道而辭非所尚也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  
於夫子其文章可謂至矣然豈尚辭哉自建武以還迄  
于梁陳之間綴文之士刻彫纂組甚者至繡其鞶帨則  
辭非不華也然體制衰落質幹不完缺然於道何取  
焉令舉之文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  
性情暢幽鬱蓋其于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令舉

少從學於安定先生為高弟以名稱於輩流間已而自  
立卓然如此可謂不負所學矣自令舉以直言極諫登  
科其後此科亦遂廢蓋漢之舉賢良方正之士本以延  
問災異使朝廷由此警戒以恐懼脩省思過而改之求  
善而為之則不為無益而比年乃先試三千言於秘閣  
中者乃得奉對於大廷則有言之士或不得以自見此  
固在所應改而遂廢其科則朝廷因復不得以間直言

為可惜也今舉之卒若干年而其婿周君開祖乃類聚其文為三十卷屬余為序開祖有學問通義理痛令舉之不幸而纂其遺文欲以傳於後世而顧以見委以余之不肖言不足以取信則豈足以張令舉之美而慰開祖之意哉特以余少時舉進士於有司而令舉適當文衡見擢為第一於知獎為最深者既惜其才之不遇又傷其志之不就不可使斯文無述也故作序以紀其畧云將之奇序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卷一

宋 陳舜俞 撰

策

太平有為策

臣恭以江湖畎畝以不忘國家之義為忠睿王哲后以不廢芻蕘之言為聖使上聖有日月之明下忠懷金石之固而能相遇於一時復乎千載謂之難得臣嘗竊自賀讀書學古有知於世而生逢陛下聖神從諫弗弗得

不勉盡草茅之愚塵道經濟之術仰輔陛下盛德鴻名之萬一而無失一時之遇乎臣伏以有人於此苟謂陛下可以垂拱與處高視穆清為無可為之化者此必佞臣妾婦苟悅於上不明王業之難也不然有欲怠陛下好治之心將致陛下於有過之地也以臣仰觀清光焦懷萬幾日旰不食委職羣下聞善若驚巍巍乎真欲治之主也然而撫御神化三十餘年天下之獄未聞幾措公私之績常若不足選賢任能或患不充其舉循名責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為之大變至有遠在里外官為偏州騰奏於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取廩仕者公方宰山陰既嘗中大科例以職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既窮老以死其

子訴寃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秘丞刪定二公三傳而貳卿出陳氏益大矣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庶頑立懦於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慶元六年孟秋丙子郡人樓鑰書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貢鄉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

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鑰為序謝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敬題於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為道而不為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

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鑰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為人抱負素已不羣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為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之規樞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牾實未聞休烈有人麒麟不游頌聲不作何也臣嘗竊思之熟矣生財有大蠹耗而未除赤子有大瘡痍而未愈風俗有大教化而未被國家有大基本而未建朝廷有大制度而未立蠹耗不除而望家給人足不可得也瘡痍未愈而望刑清姦改不可得也教化未被而望習俗純美不可得也基本未建而望禮樂明備不可得也制度未立而望政事宣昭不可得也方今四海晏然兵革不作由陛下仁孝容蓋不殺不辜雖然維持安寧終有



慙德臣故知非陛下無可為之時也為今策者莫若謹  
利用以節蠹耗故生財可得而豐也臣謹為陛下作利  
用五篇弭培克而息瘡痍故赤子可得而安也臣謹為  
陛下作學生五篇敦朴質以美教化故風俗可得而厚也  
臣謹為陛下作敦化五篇崇德義以固基本故國家可  
得而長久也臣謹為陛下作崇德五篇明職業以立  
制度故朝廷可得而理也臣謹為陛下作經制五篇臣  
以為利用豐然後民生可厚民生厚然後王化可敦此  
三者脩乎下也內則固長久之業明政事之紀此二者  
脩乎上也上脩則下安下安則上脩太平有為如斯而  
已臣謹總而名之曰太平有為策二十五篇昔漢文帝  
之時天下可謂治矣河南賈生曉達國論猶謂有可涕  
哭者三長太息者六臣愚惓惓不異於是矣

利用一

天下利器也凡上之所以操持而制使之者必先知其  
用善用其器則久而不敝日富於內而外無敢侮屠牛

坦一日解十二牛而芒刃如發鉏無他善用其刃也禹湯用天下而王桀紂用天下而亡威文用國而霸齊襄晉昭用國而削國均用均而治亂存亡異者善不善之致也故用天下於道德仁義者王用天下於法度械數者霸用天下於戰勝富足者彊不善用者反此以詐偽文飾為道德以姑息回容為仁義如是者削以維持苟且為法度以逶迤苛撓為械數如是者亂以窮兵黷武為戰勝以聚斂培克為富足如是者亡夫用天下國家者莫不願為堯舜禹湯之隆然而不能所制之術也

操刀者莫不願割而不若屠丁由不善其理也天下之仁以恩為用可以無恩恩則侈天下之禮以文為用可以無文文則驕天下之財以養為用可以無養養則費天下之刑以恕為用可以無恕恕則賊孔子曰過猶不及是也是故知推恩足以保天下以至小人朶頤噉喙而無有屬厭是用過乎恩矣知盡禮可以華邦國以至殫極侈靡糜金糞帛而無節是用過乎禮矣知養人可以

為國以至蒙廩之人蜂合蟻聚者不可勝數是用過乎  
養矣知公恕可以這罪以至幸人縱欲貪冒而無耻是  
用過乎恕矣此四者為國之大蠹天下之甚病也夫用  
天下國家而不免於蠹且病猶主器而不知愛日操使  
之以取不折則缺之道或者不為也天下之用有三一  
曰正二曰權三曰蠹正者天下之大義也禹湯文武其  
行已也儉其為禮也稱其養人也有節故其取民也有  
數而國與民皆足故曰天下之大義也權者天下之大  
變管夷吾相齊而諸侯服商鞅制秦而六國傾武帝廣  
漢而夷狄屈然而兵宿於野國不貴粟吏勤於事官不  
愛廩國家少安而民亦危矣故曰天下之大變也蠹者  
天下之大殘晉宋唐隋之君吏無所事而祿者衆兵不  
足戰而養者不可計夷狄交於中國而其求無厭天下  
之力日以屈而民不堪命矣故曰天下之大殘也非利  
用之道也夫為天下國家者必先利其用利用然後財  
可豐財豐然後民可富民富然後教可行教行然後天

下可安且久故曰為天下國家必先利其用嗚呼敝者百世之共患也禹湯文武以知古之明為今之察故能善利其用而王道成後之視禹湯文武之治可知也求晉宋隋唐之亂亦可知也然而不能自反其亦不利乎用而已

利用二

天下之養斯有天下之用一國之養斯有一國之用天地養萬物天子諸侯養人卿大夫養士士庶人自養凡所謂養者皆有分也夫分者必以衆養寡以有餘養不

足然後恩足而義不廢用日裕而則不竭故以士庶人而養士則其財貧以卿大夫而養人則其祿匱以天子諸侯而養萬物則其功不足故為天下國家不可不知分苟為無分塗人之毀瓦畫墁皆可以衣食於上亂之道也故天子諸侯養人之道爵以褒德而不踰祿以食功而不浮人之所以求養於上者大德進則望大祿小功入則望小利翼翼然皆有屬厭自足之色也由分素

明養素著也三代之行既滅秦漢晉宋齊魏梁隋唐之君其取人也雜其養人也濫胥徒卒伍百工技藝之比皆獲養於上而人之責上之養不求有功皆自待以義嗚呼宜後作者未之有改也然嘗求古之養視今之人抑有甚者古者取士之法莫詳于周自七歲入學至三十其論考之自比年至九年其主者自卿大夫至於大司徒樂正以達於天子夫士之至是亦可以賢矣然且任官而後爵位定而後祿豈若今旅天下之士求一日無用之空文任有司好惡之進退當時不復詢其材

終身無所甄其能遂置爵糜祿分職授政而至於富貴哉古者大夫不世爵王旌其有勲勞然後世祿且非一卿大夫而羣子弟皆見世祿也豈若今一人委佩一門緩帶連裾踵鳥躋臺入閣彬彬然其盛哉古者吏執乎役其獲養於國不過餼廩稱事失道之世猶責其明經或曠年而少進豈若今魚睽鴈序僥倖百出之有哉噫官之冗今也可謂甚矣由朝廷達於郡縣舉班行至於

選部無慮二萬計天下定員自宰相至於下執事乃七八千數是人無所事獲養於上者嘗三之二一歲之俸其率百萬加粟與帛五十萬而足賦民戶出粟三石帛二匹蓋十萬戶之耕織歛而發之官食人者按此句當有脫誤然後食粟而衣帛耳由是言之以天地養物猶恐不贍以人養人奚其用之不屈哉今夫聖賢有為必先去聲律記誦之弊進為賢能之舉說具下篇公卿大夫之世祿必有功勞而後及其嫡百司之吏皆優餼廩以報勞而不階於仕天下之凡獲養於上者皆須有功然後上之養下也力有餘下之責上也亦易足利用之道莫先於此

利用三

若曰今夫天下求養於上之兵百倍於仕惰而不以戰者大半而為國論先其寡而後其衆可乎臣對曰兵之冗甚矣然用之不節於上者無以制於下法之不始於內則不可動於外士節於國官材於位紀律明職業循夫所謂兵者猶伯樂之廐駑駘不能害吾羣匠石之木

輪困可以備其用奚冗之患哉今天下之兵無慮百萬其獲養於縣官之差千餘等歲率五萬錢養一兵天下之養歲常糜億萬可勝計哉此用之必屈財之必匱養人之弊亦已甚乎古之兵自養而君教之戰秦漢之兵君養之而君教之今之兵既患殫天下之財養之不足施於戰勝固非有強勇敢死之義由無教也嘗考天下之兵雜然無統騎者不足馳騁徒規芻粟之利步者不知坐作况問戰陣之事强者必驕肆而飽於恩賞失其欲則多怨弱者力不足雖凍餒孱死之不能逃是以觀今之宜知養之不可已不如教之教之不可已不如材其官而統之統而教之則如制四體心動則臂運臂運則指屈如調五聲命宮則宮鳴命角則角應周官司馬之法不可得而復矣亦有隋唐之制馬比而離之以為十六衛統之以帥副之以將教之習之

說具然則前此下篇

者苦窳之兵可得而犀利也腐穿之革可得而堅完也恩信固已相保也號令嘗已相聞也由是使人人有勇

有義可以戰可以守強國備寇之道其在此乎曰養之之道其不可講乎曰三代之所以自養者廬井之民是也漢之兵猶有自養者趙充國浩亶之田是也魏武之屯則在許下鄧艾之屯不遠陳蔡羊祜之富襄陽杜元凱之實荊州荀羨之耕石蠶隋開皇之田朔方布在方冊其昭可鑒况今逃徙不毛之地不為無有又朝廷加號名田之法說具下篇均之民而有餘則皆可使耕而自養也亦在得人而已

利用四

中國之財每患屈於四夷自秦漢以來未有能改也然天生財以奉天下之正用用之有以愛養乎天下者正也用之有以威強乎天下者亦正也漢武憤於用兵夷狄雖屈而漢已耗生民毒以無聊用之失也五代之亂事之以厚幣力有時而屈而求者未有厭在乎我者固未有以備之不顧患而動失又甚矣是亦亡耳故善為用者行乎寡之用必思有時而不免乎汰行乎汰之用



必求有時而為之寡思乎汰之用者故實倉廩治甲兵  
育材養士以待乎汰是以費未至而已蓄害未生而有  
謀比三代之治所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  
講事也求乎寡之用者亦實倉廩治甲兵育材養士以  
待乎寡是以力足而心休智至而功立太王之事獮鬻  
勾踐之事吳是也天下有三貴民為上土次之財次之  
有民斯有土矣有土斯有財矣先王無益於民未嘗貴  
土無保於土未嘗貴財斥地千里勞民以戰不謂之病  
為民故也用師十萬日費千金不謂之屈為土故也明  
王挾三貴以臨天下故民安於土土生於財財養於民  
其次亡一而得二或亡二而得一財可亡也土次之民  
不可棄也三者俱亡其國非其國也况可言用之利乎  
今夫亡幽薊之民久矣亡幽薊之土亦久矣既不能貴  
又賤吾財非利用也得其民得其土亡吾財猶難之奈  
何不得又失之且五十萬之財吾民之食且衣者也吾  
土之生且殖者也歲取之與之亦將有時而屈求者固

未嘗有厭復不思所以有時而寡之之道豈利用之義乎為國慮者亦可怪也然則奈何其亦實倉廩治甲兵育材養士以待乎時而已矣

說具下篇

### 利用五

今夫為朝廷言利用者必以摘山煮海云也夫利者以利言也為之而不見其利非良策也若曰惡是何言也茶之筭數歲無慮若干鹽之泉歲無慮若干軍國之餉饋仰馬謂之不利可乎曰有以知其非利也賈道也請以賈喻東市之賈美必求百金之利市之人不過再鬻之三鬻之而已西市之賈亦美而求五十金之利故一國之人皆鬻馬然則利百金者利乎利五十金者利乎必曰五十金然而以百金而謂五十金知其為愚賈也凡為血氣心知之屬未有舍美賤而就貴惡也今國有摘山煮海之富而求為三十倍之贏其藏之府庫浸以朽惡乃下與小民為半倍之鬻者爭之此愚者猶知其不可也獨恃以操鞭扑之嚴張網罟之密區區之民無

能與我抗者奈何趨美賤而棄貴惡未易以刑戮拂其性乎今天下若鹽之價官得其一民得其九何則美賤貴惡之理相絕也彼一者猶非其願直徂於鞭扑之下籠於網罟之中而莫之能免也今夫為利言者指無慮若干之入而謂不可弛是猶持百金而謂五十金不知一國之人皆為五十金之鬻也復不知天下之獄鞭笞黥竄髡鉗之人歲嘗百千皆五十其利之人不然國人之西走者也富天下之富子天下之子而下與之爭利且不明法數之非是為之計者可謂得乎今有欲為利用豐財之事者必先弛茗權輕鹽價弛其權而征之輕其價而利之則猶變百金之利為五十金之利是使天下之民悅其美賤而免於刑戮皆東走而歸之也奚患夫利之不溥邪或問弛之之術曰拔其禁而投之使山者自鬻鬻者自賈關市視而征之今夫漆絲布帛之利皆山也曾不曰權如其征不亦可乎問輕之之術曰今夫海濱之民貪冒殊抵亦可謂艱矣然負而鬻者率取

官市之直五之一蓋亦足以贏耳如稱其民而平之民一而一民十而十使一國之人之於西者猶之於東也且有刑辟之畏則奚為不市於我邪彼下之求贏者無所利亦將棄負販而趨南畝矣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卷二

宋 陳舜俞 撰

策

厚生一

奈之何生民之窮乎千夫之鄉耕人之田者九百夫犁牛稼器無所不貸於人匹夫匹婦男女耦耕力不百畝以樂歲之收五之田者取其二牛者取其一稼器者取其一而僅食其一不幸中歲則償且不贍矣明年耕則

稱息加焉後雖有豐獲取之無所贏而食矣率五年之耕必有一年之凶彼樂歲豐年猶不免眈眈若衣食之不足凶年求免於寒飢難矣為民上者取寒飢之民而教之禮義庶耻是猶起痿者而責之走坐盲者而責之視不可得也古者人以里居田以井授雖有曠土號狐狸而植荆棘授人不過百畝先王尚然者知國有魚并之家則里有凍餒之民里有凍餒之民則塗有攘奪之暴善為政者必使強者不得而有餘弱者不至於不足王道之始也秦逮其禍漢人不能救乃務躬耕籍田以粟為賞罰所以感厲天下之道是畫餅而餉飢飲水而望醉無益也然當時猶能免人田租不錮山澤公私之積不為甚迨末年師傅張禹占田四百頃富家是以謂之甚鄙以古較今田之無制未有若今為可哀痛也今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頃而不知止夫大臣法而小臣廉古之道也故天下士大夫皇皇其田惟恐力不贍富家大姓孰從而制之哉今在上者獨怪其民爭奪之不

息孝弟之不篤田無不耕而耕者長飢婦無不蠶而蠶者長寒一歲不穰流離滿道獨不知天下之民耕而自為者十無一二為人而耕者不可得而食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先限名田議者猶謂百年之故奪之必怨隱冒移徙抵欺生姦恩未徧民怨必兆亂矣臣謂不然今公卿大臣占田為甚矣夫欲有為必先降手詔裁其中制使公卿大夫咸以餘田歸于縣官而畀民之無可耕者或使自均之宗族之貧者夫公卿大夫者固以有道德忠義以信于上之人也樂與天子治天下于富足廉遜之人也曷養世祿不待田而衣且食之人也夫安得以區區之士致怨于上哉然則公卿大夫脩法于朝則天下之民必相與告語曰朝廷將使吾屬不得連阡陌乎何公卿大夫有是舉耶當是時朝廷發以德音曉以王制期其年凶損有餘補不足臣謂可無罰一人使天下皆為有田之人因而教之勉之以厚其生王道成矣

厚生二

若曰今天下田無不耕而耕者未嘗不貧土無不毛狐  
狸無所處而官不加賦何也曰名田之弊既已道于前  
矣夫名田不節而望民有餘力猶奪其餉而問其飽揆  
其本而待其華不可得也若曰限田足乎曰未也農不  
勤則穀不富本不厚則用不節百畝之家雖有豐年美  
衣鮮食則無餘蓄矣巫覡者教之淫祀釋老者命之棟  
宇衣食不幸穀一不登無餘粟以食無餘布以衣至有  
鬻妻子而償稱債况求其為土著之戀即是以聖王之  
于民也未嘗一日而無教故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丞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言民之織悉無不教也古者  
鄉大夫鄉先生旦夕坐于里門而語之如此其至焉今  
夫官有勸農之名而無其實由朝廷尚名而不責實近  
民者以能嚴賦役給餉饋為材非所以厚生也今夫聖  
賢有為使流轉傭賃之人還于土著家有百畝之田為  
始然後在郡設勸農之官鄉為三老使歲時行教田里

周知耕者之勤怠舉力田而獎之以布帛牛酒怠惰者異其衣服以耻之制為加賦以罰之又教之以節用厚生凡曰巫覡之欺罔釋老之丐乞禁不使入于田里夫然後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養生送死而無憾禮義之化乃可舉也今夫人患土無不毛而官不加賦前此者黠姓大家質劑為姦占田索百賦無一二貧者以苦瘠之畝荷數倍之輸歲既不給卒以貿易假名稱報逃徙故天下逃徙之田不稱其賦者多矣吏既數易簿領緣絕雖有智者不可考也使令限而均之且有勸農三老周知之豈惟斯民安且富哉抑亦田賦相與日加闢矣

厚生三

古之吏惟恐民不安且富今之吏安則嫉之富則仇之人之性古今豈異哉制使之然也古之君子以政愛民今之君子以政強民愛民者以養民為賢強民者能害民為賢古者入人之國田疇良而蕤蕤兮桑柘猗而閑閑兮室廬改而櫛櫛兮市廛昌而融融兮其民安且易



易兮其國令前後舒且肫肫兮君子曰政也不有養民之道乎今則不然有語其國曰農者力耕以事其稅蠶者疾織以奉其賦里無改室畏其加役市無聚貨畏其加筭其民愿愿以服其使令前後促數而免罪君子曰政也不有害民之道乎嗚呼今之所善古之所謂賊夫人者也今之所以獲與于君子者古之所棄也然嘗求其源矣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使之者皆為其佚之道也天之財地之利民食其百君食其一取之者猶為不得已之道也故上之于民也惠下之奉上也易恩久而愈浸附久而益堅天下國家嘗數百年而安寧者由其民弗叛也今用民之力無休年有司百執事之使令城郭溝洫之繕完宮廟游觀之興作闕征賦稅之定筭縣官布帛百物之供給庸挽一皆用民天之產地之生若挈其手而使取之若掩其口而命之食吏以能用其民為材不能用其民為不材能斂其財為智不能斂其財為不智千金之產一役而瓦散者有之百金之子

一役而憂死者有之吏之目是民者曰非我也法也法之狃是民者曰非義也時然也吁生民不見恩澤之浸如此安得久而不叛乎今天子一曰聖賢有為必先取天下之甚大力役而去之且使斯民安於田里以膏以沐前此焉非不可也是不為也今天子一曰坐法宮渙大號于郡縣曰吾民之有如是而役之者悉復之舟車之饋軍國之急一切責于公敢有故用者論如律其誰禦哉夫如是吏知上之所以養民也甚銳人行已如上之銳雖有強忍亦末由也矣息民之急無尚於此

厚生四

今夫取民之財可謂恣矣一夫之耕獲者在田而斂者在門匹婦之蠶織者在機而征者在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苟可以衣且食者皆為犯法禁何民之不窮也古之君子為天下國家也下其政必有以大結夫民者是使其民謳歌鼓舞戴上之賜如孺子之慕父母故衰微之世雖有禍亂之人猶不能呼吾民潰且叛者是無他

孺子而舍其父母安往哉故夏后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衣之食之之道也下至漢猶能弛山澤賦苑囿免其田租或三十而稅一後世語養民者必稽焉嗚呼以古視今天下之斂甚可喘也秦之民屯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足以亡秦矣今者田租力役口賦鹽鐵之利視古如何哉唐之民括商戶餽賃稅人間架筭除陌足以亂唐矣今者暴征之下幾希不籍室廬封其櫃窖而取之關市之稅孰不計其除陌而筭之哉然而天下晏然無事以朝廷革五代之禍亂前此者嘗有以大結其心今此者天子仁孝不殺不辜天亦有以扶持而全安之雖然民已無聊矣不可不知也困之不已則怨集怨而不已則恩不勝前代之患常必由之可不念哉故夫聖賢有為必先利其用利用則豐財豐財則賦可輕禁可弛矣今天下之賦五曰公田曰民田曰城邑曰雜變曰丁口天下之禁三曰益曰茗曰酒生民之衣食舉此八者窮

矣又朝廷就為科變之法一合之粟轉為釜一縷之布直為尺有司重之以支移法取其一更取其二因緣為姦不可勝紀此民心所以益無聊也使利用之道大行國有餘蓄則可以間發明詔免民年稅除其科變使生民餘一粟食得一帛衣知出上之賜豈不謳歌鼓舞如孺子之慕父母哉凍餒之時第有甚者耳

厚生五

若曰關市何如曰征商不征民者周道也周制有司關市征屢之人斂其布入于泉府然則周之愛民可謂備矣夫生財之道食之者寡生之者衆然後穀不可勝食先生視其民之樂流徙而惡勞辱求其敦本抑末之道故關則譏市則征征之所以勸農也先王征之猶患穀不勝賈如弗征則南畝之民莫不相携而去矣先王之征有旨哉今關市之征戾于古矣魚薪蜃蛤匹夫匹婦之利皆征之富商大賈水有方舟陸有結駟千里間行不由有司者多矣此所謂征民不征商也商可征也有

司不求通流之術以來之徒窮力命筭驅使抵冒間道以走其利匹夫匹婦可養也有司捃剝之不問毫髮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蓋謂是乎今夫聖賢有為必一新甲令畧細名而存大目有若山海之饒鰥寡孤獨取而利之者悉號之四達使有司不得欺罔掇取其利雖然霖霖之潤及于草木豈不各遂其生乎苟患不足亦在節之而已嗚呼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教化一

甚矣民之無教也子不知其為子者有矣弟不知其為弟者有矣臣不知其為臣者有矣朋友相為欺愚者有矣市井日以矯奪者有矣此五者非性也人生而莫不知愛其父長而莫不知敬其兄仕而莫不願忠于君游而莫不願信于朋友相生養而莫不願自足于衣食然而泯然失其本心者由爍于習俗陶于無教驅于不足久而莫之反也古之人提孩則保姆教之幼而鄉大夫鄉先生教之長而樂正大司徒又教之其自孩提至于老

且死其耳聞皆孝弟忠信仁義之說也其目見皆孝弟忠信仁義之習也先王以六者必待衣食足力有餘然後弗之叛故制為廬井以居之其稅十而取一又有山澤以利之通商旅以濟之家有餘財人有餘蓄水旱又從而賑之災患又從而恤之當是時也一不悅於父母不得于兄長不獲于君上不交于朋友不善于鄉人入于一國一國惡之入于一鄉一鄉棄之奚必待刑戮而後徇于教使耶故曰成康不武四十餘年蓋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嗚呼盛哉今之人自提孩至于老死者上不為教勗之語以告之其生而知盡養其父母盡力于其兄睽然出于鄉人上且不為禮以異之浮屠老子既從而招之不惟上之人無有禁之者又為之興其能為浮屠老子之說去父母兄弟之道命之食其食服其衣又從而文色之位號之命父母兄弟以拜之命郡邑長官以復之是欲人不復為孝悌忠信之道耳其餘未及自棄于畎畝市井樂父母兄弟而歸者上必有道以

苦之蠶則賦其帛耕則征其租纔有以安居則強之以力後僅足以相生養則必從而調發之樂歲豐年眈眈焉固未嘗自裕凶年宜不免于流亡也嗚呼孝弟忠信之行亦幾乎息矣昔之君子之導民也雖不為近古猶恐民之皆棄于孝弟忠信也故閉閭思過者有之上書自劾者有之不曰三綱五常教之重乎今也三綱不舉五常不脩民相與終身而去之或傲狠殘忍有梟亂之道焉語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蓋謂是也可不戒哉今夫聖賢有為必立學官擇賢師而使人生而幼有所受教鄉取道德行誼之人為三老使主風化歲考孝弟優異之人以爵之其次月與之粟歲與之帛以獎厲之刺史縣令四時為鄉飲養老之禮以明之制為浮屠老子之力役奪其衣服之文位號之貴反其家使必拜其父母然後人人知在天地之間未出乎中國不得忘人倫絕孝弟庶乎其可也

敦化二

善為天下者不患乎無政患所以化不患民不從求為可從也導民之路莫美于德義俗莫美于使君子知道小人不犯非禮上無德義之化而求天下之俗美猶撓其源而醜其波植曲表而望端景不可得也上好械數則民知械數可欺而詐出于器外上好刑名則民知刑名可逃而姦生于法之所不能及故械數刑名者非治民之道是率天下相與為偽也古者君子治小人小人受命于君子由上好德義以陶民君子者德義之府也後世君子小人交相治由上好刑名械數以範民刑名械數者天下之公君子小人之所得而共也人各有所能以君子為稼穡則不若農夫以君子為斤斧則不若匠氏以君子審音聲則不若矇瞽以君子為械數刑名則不若小人能者制人不能者制于人嗚呼化莫甚惡于使小人而制君子也夫為法之敝始于敝小人而終于敝君子敝之始也小人無所措其手足敝之終也君子不能容乎一身噫君子者國之基也為國而無其基



國其存乎詩曰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  
言世亂則法密君子不樂其生也君子小人之分猶冠  
冕之于屨絢几杖之于牀第也以屨絢而加冠冕以几  
杖而藉牀第倒置莫甚矣易曰城復於隍此之謂  
也今刑名械數之立日不已罟獲陷井滿于天下使民  
日相矛盾愚者日闇巧者日晦君子小人相與日入于  
穿窬之盜吁可嗟也今有悼天下之治者不明本末之  
異而患持循之未備又從而制之是繩繁而縛愈急絃  
危而柱益促未見手足之便琴瑟之和也奈之何將痺  
且絕矣秦之民也叛漢之民也附秦之法也如秋霜漢  
之法也網漏吞舟之魚理勢可知也今夫聖賢有為必  
解其撓示之以德義使智者無所逞賢者有以自裕天  
下為和平之俗而後王道可致也

敦化三

人若奔走而赴之者亦不以上有召號之道乎天下無  
事巖穴草茅之人相呼而起曰盍來仕乎雖然承平日

久則願仕之人衆上固有以召號之則仕皆後義而先利輕進而重退嗚呼今則甚矣大臣日進於朝朝取其一幕與其二以千年萬嘗若不足由上之所以召號之者富而無憂貴而無責其進也榮其退也幸小人日進于官躁于為上不安于為下蔽于貴人不明其卑已由上之召號之者舉則得進不舉則不得進不肖者幸得于人智者恐其害已也士三歲一進于有司相摩以肩相踏以踵以百爭一不克自養由上所以召號之者擇之不考其行爵祿之不問其素或遽富貴之不待其有功也風訛俗靡勢侷則爭力敵則奪怡于巧進耻于拙退可謂甚矣丘園無潔白之輝巖谷不聞玲瓏之音苟有之鄉人指之為愚朝廷不謂之高奈何欲其不奔走而來哉夫其舍約者其取大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言賢人君子必有優游高遠不為世俗之事者也今夫聖賢有為必使朝廷之上辭貴不辭賤表守之內先事而後祿

天下之事以進為退曰何修而至是邪曰天子以廉耻  
總覈大臣使富而知止貴而憂不任其責故曰立法必  
始貴者六曹以節義訪羣吏靜守者有殊薦特起不沈  
于下僚若所謂間詔侍從大臣薦一人風節術學而屈  
于下位者在先擇其所受詔不必以品秩為率也郡國  
諸侯以孝廉縻多士使絕俗有時而進清風知其所激  
若所謂歲貢一人道德孝弟不屈仕進者朝廷姑寘之  
位而稍養以祿以觀其用借曰不賢方之吏而登仕賦  
而入官未為多也是使人人知自貴節義廉耻以待上  
之求且養然後風俗爛然可觀耳

敦化四

國家之患莫甚于上下交征利人皆有好利之心不矯  
奪豪并之不厭猶水之不可無隄防木之不可無槩栝  
也示之以廉耻則民知好惡先之以辭遜而民知止守  
之以檢約而民有節著之以法制則民不犯此四者隄  
防槩栝之謂也古者天子曰天下者家也百姓者子也

積之乎其彼者猶藏之在乎此也凡天之所生地之所  
養者莫不與共之故材木養而不愛魚鹽弛而不禁公  
卿大夫曰天之生材也未有得兼者吾既祿食矣豈可  
為負販小人之事耶豈可為農夫紅女之利耶故服絲  
之家無織帛之妾受粟之室無望歲之子弟庶民曰天  
子予君公卿大夫予上田疇予耕山澤予取彼不耕不  
取者非勢不予贍也彼分與上之道然也彼所以自奉  
養者固有節也上之愛予亦至矣予寧以賤而復自求  
贏乎故斧無求操澤無數罟當是時也君君臣臣工工  
民民農農士士而爭者息由廉耻素著辭讓素行儉約  
素具法禁素明古之有為之者三代是也夫天子步公  
卿大夫騫庶人走故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已所欲  
而禁民不得為者非人情也故天子障山澤則諸侯封  
府庫諸侯封府庫則大夫連阡陌大夫連阡陌則庶人  
為盜攘夫有是數者廉耻辭讓先亡矣儉約法禁先亂  
矣為天下將刑而求其止其可得乎夫廉耻辭讓之化

行止足儉約之風著在上者雖詔人為爭奪為兼并而人畏道義而無為者故朝廷有辭祿之臣田野有遜畔之民今夫山澤田土毫髮之饒有司錮而征之其民雖曰抵冒窮困而不知有怨者是其久而不知所以錮之者本其利也然而公卿大夫相誨以侈相奪以利其在朝廷辭貧而不辭富其在郡邑不知自異于小人之為其所以生財取贏之道惟恐不逮奈何民之不兼并而能各安其分與哉奈何民之不奪爭而知自貴于廉遜哉天子之公卿大夫則可為在天子之民則不得為又非公恕之道也今夫聖賢有為廉耻之義必自公卿大臣始其要曰不為聚斂以教民不貪不連阡陌以教民不奪朝廷之上辭貴而不辭賤以教民不爭受事不受祿以教民盡力厚于退而薄于進以教天下知止一人好讓一國興讓一人好仁一國興仁莫之能禦也曰前此者公卿大臣之進未嘗無讓而民不化曰民從其所行不從其所言是以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今夫

不得其進則爭既得其進而讓且謂爭之者信乎讓之者信乎既曰不信民不從宜矣

敦化五

先王教民為敦儉節用之道何耶王愛金玉而不器乎山澤出之矣王愛綺紈而不服乎女工作之矣王愛牛羊而不食乎芻豢畜之矣然則奚為而必節之耶苟為不節不奪不厭故王非齋不玉食公卿大夫非祭服不締繡庶人無故不食珍其防曲其法明其美有素非若今詔民極其瑇鏤文章非若今導民入于竒技淫巧也今夫塗金刻玉始于六宮出于京師流于天下不曰詔乎僕賃衣絲罽卒夫服璣組長裾高幘自天子至徒胥一其制不曰詔乎土木被文繡佛老宮閣侈于王居不曰導乎古者八口之家日食斗粟庖有餘畜歲衣束帛篋有餘布今也瑇鏤不足于器綺紈不足于體肥甘不足于口聲樂不足于耳便嬖不足于左右前後奈何無爭奪嗜欲之心乎今夫庶民必取法于公卿大夫所謂

公卿大夫則何如謂盤盂不足于用歟黃金為華白玉為質謂綺羅不足于輕煖歟明珠為璫翡翠為珥謂牛羊不足于味歟陸海羞其珍屠丁易牙為之調謂五音不足于樂歟羣童而歌列肆以舞謂便嬖不足于使令歟南舉吳越之姝北置燕趙之色今夫諸夏必取法于京師所謂京師則何如百竒之淵衆偽之府異服竒器朝新於宮庭暮倣于市井不幾月而滿天下卒歸業雕幾案卒歸二字當有脫吳鬻組繡贏利于市者皆上之所為詔之導之于天下亦可謂至矣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此之謂也昔孔子欲為司寇沈猶氏且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疆而徙楊綰相唐御史徹其臺觀京兆之騶不留邠州行營為之損樂夫上有清淨儉約之道以示之民奚為侈哉今夫聖賢有為斲其文反其朴必始于宮庭公卿大夫服不正色器不瓦木皆委而燔諸四達歌童教之田舞女便嬖教之蠶天下奚其不化哉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卷三

宋 陳舜俞 撰

策

崇德一

凡為天下國家而能長久安寧格乎數百年而未亡者  
由得賢養士之有素也天下未有無賢而能興國未有  
無士而能治舍舟楫而絕江河棄輿馬而致千里者鮮  
矣故願治不如求賢求賢不如養士不養士而求賢猶



不植木而求陰不織錦而求文采不可得也詩曰芄芄  
棧樸薪之樵之言文王能養士而官人也賈之為賈也  
始未嘗不致貨而後鬻農之為農也始未嘗不致粟而  
後食鬻而不買則不得而為賈矣食而不耕則不得而  
為農矣豈唯農賈之不得為亦有凍餒繼焉故天下國  
家者未嘗不用賢也用而不養則材有時而匱亦不得  
而為治矣豈唯不得而為治亦有覆亡繼焉故詩曰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言無賢也然君知養士而求賢不得  
其養則終以無賢猶不為良飼以養馬則終以無驥故  
御之良者善養驥君之仁者善養士詩曰菁菁者莪在  
彼中阿又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言養之如此其詳也  
伯樂之馬不可勝御周公之士不可勝使昔周公之養  
士也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人生而不見其鄙  
暴詐偽之習長而聞聖知仁義之道由比年至於三年三  
年至於九年鄉先生興之司徒禮之樂正崇四術立  
四教以成之大樂正甄其秀以升之司馬司馬第其賢

以告于王而論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周之士其材不可勝用者非一日之養也周之後天下未嘗無學而教使之非周道也猶廐而無良水草且非伯樂之御人見其無驥也不求良御以治之美芻粟以飼之獨謂廐無益于馬惑之甚矣今天下賜田詔學徧于列郡弦歌鼓舞行三十年天下之士不為不素厲矣宜其達於為政材不勝用然而郡縣之官猶嗟稱職之鮮臺省之選常勤於舉人而患不足以應令將求之不得其方歟養之未盡其道歟臣嘗思之天下之學頗戾於古今朝廷抱關擊柝百金之利佛老之宮塔為之置吏又從而殿最之不亦重乎先王之宮教育之地則不重猶廐而無御非養也適使蹄齧蠹傷之斷識其無良馬也天下之士習溺聲律之末非有知聖忠義之道一旦取而加之人上猶銜轡之不習驟乘之不用斷識其不能致千里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先詔葺學館選命侍臣薦天下之有道德術學之士而立為師

苟難其人在朝廷厚其祿而薄其進祿厚則賢可養進薄則澆冒者不至又為之制士非率教於學不得為士是使人人矜尚節義習為賢能未見土地之美芻秣之良服習之久而無良馬也

崇德二

人生不可以無養養而不可以無教生而無養者畜也養而不教者豢也天之生萬物也春夏以養之秋冬以殺之霜雪風露無非教也人之為異于萬物也提孩母教之童子父教之語而教之說食而教之茹行而教之趨視而教之端聽而教之審能而教之技工教之為斤斧焉商教之為貨焉農教之為稼穡焉士教之為詩書焉此教者非偽也性之所以必然也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必教子弟以治天下國家猶工之必工商之必商農之必農士之必士亦各稱其分也周公分國七十一周家之子弟五十三人焉皆為天子顯諸侯由能教也秦之亡也以胡亥胡亥之亡也以趙高孔子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可不戒哉後世天子之子弟生而不知庠序師友之嚴習而不見智聖仁義之道提孩則命之爵長而賦之國氣驕而易顛志滿而易覆此愛之所以禍之也夫愛而不教失之矣抑有愚之而不教者焉愛之而不教謂之不智愚之而不教謂之不仁不智猶可知也不仁者不思之甚也詩曰縣縣葛藟在河之泔言葛藟猶能庇其本根也今國家諸王之子弟不賦之田土不錫之山川富之以祿不及以政恩義洽矣然使長於宮庭之深溺於妾婦之安上而不知禮義之訓下而不知稼穡之難雖有莪冠大帶之華鞍金蓋碧之異方於錮之無以異也然朝廷固已設官典教訓奈何授之而不擇其賢責之而不以誨諭居其官者不過訂市人之貿易忝樂工之操縵非知教也古者王世子王之諸子必入學與國人齒故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世子入學之謂也詩不云乎懷德惟寧宗子維城故為天下者必強其形勢強之不以仁義亦末矣今夫聖賢有為必

詔諸王之子弟聽入太學與國人齒使習之師友之嚴日聞智聖仁義之學歲遣大臣考問課試參第能否而旌其尤異厚之祿秩自然人人向風知自貴於學本根百世豈勝道哉

崇德三

甚矣今之士靡而無實也凡上之所以招之者非其道下之就利而動者日至其至均一術也蒙上之待且有欲然大過于人上者故天下之士陷於其利而幸於或然靡靡焉莫之能禦也為之制者不闢其利之招而厭其人之歸是命之市而耻其囂飲之酒而惡其醉也今夫必以聲律之藝以待天下之士議者曰舉古之里選責今之郡縣賢不肖不可究而奔競出猶以市人而問其田徒紛糴莠而害稼故不若責士之難能而有司之易白者為愈也臣對曰非然未之思耳夫所謂聲律者賢者難之童子易之明有司白之不然亦不白也且謂待而得者將盡賢乎將賢不肖雜處乎使令人人觀本

行於鄉黨責歲舉於郡縣借不免乎賢不肖雜進亦使士之不肖而覬是舉者偽為君子矣設若今不廣其隅不角其圭彘屠刀而操冊書解犢鼻而襲褒衣有司可得而制乎爵祿重器也生齒重蓄也今夫信一日之空文而不求其素率然委而加之非所謂重也議者又曰數取而慎擇之其庶乎曰不然順風揚砂風急力窮而嘉穀益駛不如沐之清瀾則瓦礫可得而擇也且如明經之舉環數千里或無一人應令者非無經術之士也是徒有待之之意而路不廣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先養士於學觀行於鄉黨縣大夫考其人之賢升之郡太守禮其賢升之禮部而告于天子禮部策以當世之務先聖之術而觀其能以告於天子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任定然後爵位定然後祿郡國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陳湯有罪而繆侯奪爵徐淑失辭而陳蕃免官此二漢之所以比盛三代也議者又曰士之習久矣自大業以來未能改也士失其業而無攸歸反身率德則未

至不有訕上亡賴之患乎曰不然天下之事未有一舉而無遺策隋舉進士而不廢志行修謹清廉幹濟之科唐舉進士而有明經秀才之選使今歲詔郡國貢賢一人朝廷異其科以待之間歲勿停舊選而加損太半之進且制宏詞拔萃之日使以布衣充選以甄其材而後祿如此士之挾聲律記誦而進者益難上之待賢能之禮加異行之教歲自然靡道息而儒術興入官昏修潔之材出類有魁壘之器賢材不可勝用天下奚其不治乎

崇德四

古之君子為德刑之論多矣孰不先教而後殺勸始而沮終乎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人君殺一有罪終日不舉樂塗有刑人下車而泣亦曰萬方有罪在於一人嗚呼刑人其重哉夫然故制廬井以居之設庠序以教之為文章以明之謹好惡以示之然且不為刑辟議事以制懼民之有爭心也今天下民之生自提孩訖于老

且死或不聞仁義教勗之語長民者相與為奪爭夸靡刻薄之道以誨之居又勞其肌膚利其衣食天財地產水游陸馳一皆有禁民一舉足則蹈罪地一出言則發禍機千室之邑萬口之民求為完膚計無十數雖有明哲之長暫為德義教戒之令服緼袍者不辭負擔履敝屣者不避塗潦頑鈍之俗其能聽乎因是政仍是禁襲是刑治是俗而望天下不式囹圄空虚猶登山而走下緣木而求魚不可得也陛下視民如傷不殺不辜奈何天下之禁甚密衣食之源閉之已悉長民之官不思有以解弛之義以斷割有罪為能以高下其手為材宜吾民無所措其手足相與窮盜而已鷹犬之搏是有伏兔法禁之繁是有姦宄非性也驅逐之使然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先大解繁密之網一開衣食之塗慎擇慈惠之師明哲之長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恭讓導之以禮樂示之以好惡庶幾其可也至于三歲一赦比年一宥非措刑導俗之要猶救脛而引其足而已



崇德五

古者文王養民可謂至矣文王之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匹婦蠶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母鷄二母彘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老而無婦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此四老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文王之仁至矣故書曰文王不侮鰥寡不虛無告不廢困窮當是時也太公伯夷興于海濱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由是觀之恤窮養老可以優于天下矣文王之後漢嘗養之匹賜之帛斛賜之酒不如文王之法也且謂養老可以優于天下乎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老人之老者人亦老其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幼人之幼老人亦幼其幼是仁術也周興封國七十一周之子孫獨居五十三人焉苟不狂惑者皆為天下顯諸侯恤窮養老之效也嗚呼法之戾于古者多矣記曰八十者一子不從

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今夫七十復其身未可謂養也播棄于道路不衣不褐長民者未嘗有不足之色由貴老之教不行也法有甚者老而無子不得子人之子少而無父不得父人之父若曰豈無百金之產幸其死且不嗣縣官可得而籍也其為不仁亦甚矣人生而莫不願有家死而莫不願有所祀今夫三尺之孤棄而呱呱于道路必貧而父母不能保者也不然惡且耻而不願育者也詩云相彼投兔尚或先之雖然人誰育哉唯未嘗有子憂死而無所嗣者養之今其既已相生養矣既已相父子矣及其死也長民者利其有百金之產卒奪而沒之生者逐之塗而無所養死者絕為餒鬼而無所祀是亦法然也吁不仁又甚矣豈唯恤孤養老之賜殆哉抑存亡繼絕之仁息矣今夫十室之邑或有若人者焉千室之邑無慮一二環視天下疑不可計聖賢在上如文王之所以養之猶反掌耳如漢之所以明之亦猶反掌耳姑使相生養而勿絕之固亦反掌耳老人之老

人亦老其老幼人之幼人亦幼其幼豈惟人將報之亦有天地之靈而已也

經制一

天不言三辰效其明四時致其化極者不移經者不亂緯者不息然後生育可得而久也故天子者不可不知天三公獻其德六卿奏其功百執事致其力議者不命言者不治行不敢愛其力然後教化可得而久也周公其知之矣六典存焉後之君子有觀周道必觀六典天之道也是故三公坐而論道所謂議而不命者也六卿歲終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所謂言而不治者也百官有治屬有教屬有禮屬有政屬有刑屬有事屬所謂行而不敢愛其力者也周公之道蓋久矣必不得已則有隋唐之制焉武德貞觀之際于斯為盛後之君子有觀武德貞觀之治必觀臺省九寺五監十六衛是周公之布六典之幾也嗚呼不以六典治天下終苟道也不以臺省九寺五監十六衛治天下終危邦也今夫天子與

二三大臣日聽天下之治百司之事莫不親之是三公無府尚書無省六卿無職二十四司無責九寺無監十六衛錯然亡其分也久矣兵之籍入于樞密天下之會計至于米鹽絲髮竹毫木末一勞于三司古者樞密無官三司無使特昭僖之末制耳朝廷不御樞密所以幸官人也天下用兵租庸所以急兵調也古者有治古有亂古為天下而稽古者不師其治而師其亂亦惑矣今之樞密特古之兵曹今之三司特古之羣有司也語曰夫有從其大體有從其小體從其大體所以為大人從其小體所以為小人今夫公不公卿不卿而為羣有司之事大小之體紊矣是使號令日數財賦日匱天下之事日苟簡生民之病日篤非不幸也術數之使然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始六曹取天下之吏而歸之吏部取天下之民而歸之戶部取天下之禮而歸之禮部取天下之兵而歸之兵部取天下之刑而歸之刑部取天下之工而歸之工部統之以令揆之以二僕轄之以二丞十

有二司位于左十有二司位于右則天下之事若網之有條若珠之有貫尚書總之侍郎佐之郎中員外行之下至于有司小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內則中書攬機務門下司傳納官有餘則置副不足則兼領三公歲終以六曹之成質于天子而殿最之能而稱職者褒之否則免之故曰是天子一歲一聽天下之治王心無為君立于無過之地也矣

經制二

或問寺曰古寺寺也今名也或問監曰古監監也今名也古之寺者九今之亡者六古之監者五今之亡者四然古之所以貴者實也百王之所以務者要也不實不要固未足紛紛是古而非今也周天下六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而治道辨矣後世尚書者六人是也又置寺監若既戶部而有太府則司徒之職判矣若既禮部而有太常則宗伯之職分矣若既刑部而有大理則司寇之職離矣若既工部而有匠作則司空之職別矣杜佑

亦曰昔舉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有尚書而大理有卿  
是二舉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有尚書將作有  
監是二垂也契為司徒敷五教今有司徒而有戶部是  
二契也伯夷作秩宗典邦禮今禮部有尚書禮儀有使  
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有虞部有水部是二  
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正掌車馬今太僕駕部尚輦閑廐  
是二伯冏也嗚呼佑亦可謂之知政矣今之亂固甚矣  
寺監之職散為有司猶四體之不得使于身五指之不  
得制于手足也徒有主者之殿最朝廷誅賞不過煦嫗  
姑息稔小人之幸攘竊巧詆為有司之常出內不能程  
其巧拙簿領莫能計其盈虛日利月蠹不可勝紀豈足  
遽與古較其是非耶且若今有曰樂曰鑿曰卜奚若統  
之太常為愈耶有曰厨膳曰酒醢奚若付之光祿為愈  
耶有曰內械曰外器奚若付之衛尉為愈耶有曰騏驥  
曰牛羊駝象奚若付之太僕為愈耶有曰審刑奚若付  
之大禮為愈耶有曰林曰苑奚若付之司農為愈耶有

曰織曰染曰裁造奚若付之少府為愈耶有曰東西作坊曰內外物料曰竹木曰退材者不可勝紀奚若付之將作為愈耶有司之事可以省則省可以寺則寺可以監則監區以別矣統之以卿貳之以丞稽之以主簿十狐之裘必挈其領萬目之網必提其綱奚為不治矣乎猶反掌耳

經制三

或問十二衛曰今亡也久矣兵之無統也若曰殿前若曰馬軍若曰步軍若曰軍頭寒則索衣飢則命餉之人千餘等等各為卒卒各為長長各為領領之者非知有忠義征伐之將也特歲月久老涉級之人耳長之者非知有節制教令之士也特強獷有力過人之人耳名存于四司而領其官者不得知其籍是以卒不知教將不知義驕情暴慢涵煦衣食轉而為游手習而為末作者皆是夫何暇識坐作進退之為哉安得問敢死致命之義哉幸朝廷無事老且死而不用不幸羽書報于一方天

子推轂遣將于內則是夫也不免烏合于旗鼓之前後  
聲音未嘗相識也恩威未嘗相及也無以異于驅虎兇  
而搏虎兇誰能用命且恐未免于搏人又非所謂驅市  
人而戰之也不可念哉古之天下兵莫為大故制天下  
者必先制兵古者大司馬率其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皆于農隙以講事三年治兵出則振旅入則奏凱其坐  
作進退常相習也其旌旗金鼓常相視也其擊刺射御  
常相親也其勇敢死義常相許也嗚呼廬井廢而斯道  
已矣猶有魏周隋唐之制焉有曰十二大將軍者矣有  
曰十二衛者矣有曰十二軍者矣軍有將將有副皆為  
一時威名之選不曰重務乎其後有十六衛曰衛曰驍  
曰武曰威曰領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皆有左右大將  
軍衛一人將軍三人羽林龍武神武皆有左右凡六軍  
大將軍一人將軍各三人皆有衛署開元之際于斯為  
盛由知教也今夫聖賢有為必稽焉去冗雜之多名而  
滋之十六衛大將軍制其命將軍副之日教之月試之



特簡之歲閱之其居也如枝之附幹其動也如影之答形一日天子討有罪不赦制戰于廟堂猶調笙簧之五音命宮則宮應命角則角奏可以師不踰國將不命轡而見夷狄歛袂而為臣矣

經制四

或問侍衛曰文武之道也今亡矣王道莫盛于文武文武之際雖侍御僕從之臣必求乎吉士命其人則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授之職則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以文武之聖而有周召之輔佐宜無待于侍御僕從之臣也然且慎重如是者誠以朝夕起居常與俱出入言動相與接其事不可不重也是以文武之君無結襪之人其所以侍其君者無非道也穆王起而周道衰猶能慎簡乃僚以官侍衛故休惕之心見于書孔子有取焉言人君總天下之勢居九重之中其侍衛近習之人當先正也故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是可謂知治

體矣今夫侍衛之名或存焉侍郎給事諫議起居司諫正言之職常不減五六十人然朝夕未嘗承侍也起居未嘗與俱也出入言動未嘗相接其所以為之侍衛者不過宮尹掃除之隸廝養之材非有道德仁義之蘊事君事父之大義一旦取而列于九重之中青蒲之上甚可懼也匹夫匹士之取友猶求賢能知道德者而親之必求頗僻不智不仁之人而遠之今夫萬乘之重朝夕侍衛燕閒起居相與出入言動之所承接以士人君子則弗信廝養小人則信之亦惑矣以漢唐之治不至于文武而侍衛之選未嘗替漢法大臣歲貢賢能以給宿衛居其選者皆天下魁壘之材特起之士東方朔揚雄是也唐制千牛進馬之官常擇三品子為之今夫聖賢有為必先正其近近莫近于侍衛姑以方正博達文雅宥密之臣分侍宮禁然後命大臣舉賢參列貂蟬依日月之光朝廷優其選以待之已而忠臣孝子得盡其心自然掃除之役廝養之賤各安其名分優柔便辟之說無

自入聖人之德日興國家之體日重跨漢唐而比文武  
奚為艱哉

經制五

或問郡縣曰政教易而民窮矣唐虞不為聖則考績不  
待九年可也三代不為治則官有世族者過也兩漢不  
為太平則循吏不必至于七八年或十餘年而後稱治  
也今夫郡縣之臣率二歲而易甚者數月或僅煖席而  
去雖愚夫婦猶知其不可也將遂棄斯民而不愛則已矣  
如愛之奈何無定政而使之治無定教而使之化無定  
民而使之安去者未嘗賢來者未必智其為害不可勝  
言也今斯民有舉手感頰而言曰山澤不我予租稅不  
我復力役不我弛奪我衣食不恤我窮困不直我冤枉  
夫何使我至是極哉嗚呼是恩澤不下流而民心不結  
矣甚可懼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先結民心求結民心必  
先賢守宰而久其官政之大本也欲得其人而久之前  
所謂六曹九寺五監其本也六曹九寺五監正其人賢

不肖昭然若日星之在天丹青之在素不可罔也不賢者迴翔于寺于監上有長官皆有道大臣以命令之以總轄之以紀綱之雖其不才不患近民是亦有以處也其人賢長官尚書薦之小則出宰百里大則出守千里天下有使以領之朝廷且遣使以詢察之不賢者即免之賢者久之增秩以褒之賜金刻壘以旌之或五年或十年而後入為公卿此所以固勢長世之治也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卷四

宋 陳舜俞 撰

書

上言災異書

具官臣陳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去歲江淮之間水潦涌溢賴陛下遣使收撫發粟貸濟尚圖今歲幸致豐穰而自冬徂春愆失雨雪麥禾槁死穀土未耕萬室憂嗟以為無復歲望且聞內自京師外至朔方陝

右江浙湖廣幅員數千里早暵之患十有八九陛下精衷格天焦慮憂民羣臣侍從奉詔齋祈四望山川莫不伸禱然而嘉應未云獲者何也臣聞古之明王哲后消復變異之時言必過乎憂畏使天下莫不聳聽而感悅行必過乎恭儉使天下莫不改觀而嗟咨如此則民動于下天應于上未有災眚不弭休祥不臻者矣臣不敢遠引古事嘗恭聞太宗皇帝端拱淳化之際先已降詔仲秋饗太廟俄有彗出東井自七月至于十二月不雨太宗皇帝首下罪己之詔暫停親饗之禮復自畫貶尊號命四方上書只稱皇帝當時中外震駭封章五請始尊法天崇道之號未幾果獲嘉雪而致豐年如前所謂過乎憂畏恭儉之責可以感動天人者也著于國史炳炳馬真聖人側身修行消禍興福之意雖成湯六事周室雲漢之詩無以加矣伏惟陛下聞善若驚稽古甚銳况先帝之美奚憚修講伏願陛下深懼災孽斷自宸衷降詔責躬盡損徽號如端拱之故事兩府大臣既見陛

下先身貶損必以兩漢水旱三公策免為請陛下慰諭  
嘉納量奪其官而復其位使修文武之闕政然後布告  
天下守臣長吏所在有旱者必有知道博學之臣閉閣  
引咎愧無漢臣鄭巨君隨車致雨之政亦不敢不體上  
之意勤身政事疏理冤訟罷厨饋之飾廢不急之務以  
召和氣以致膏澤况今卜郊之年亦可如端拱親饗暫  
議停罷申告天下以待時雨應洽秋田收成則行躬謝  
天地宗廟之禮如不幸終旱自可不待躬謝肆告天下  
問民疾苦慶賜六軍以厭羣望則陛下享懼災罪己之  
鴻名國家順時適變之大義不其美歟然臣又聞京房  
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懷聖人之大業將以  
議天下之大政皆欲德之謂也人君徒張用之意而不  
果其災為旱况陛下仁孝神聖丕冒上下所宜陰陽和  
風雨時然而未能者臣竊計之朝廷有大廢置當行而  
未行天下有大根本當立而未立陛下張聖意于深宮  
而斷之不果大臣持祿取容避而不言此上天所以垂

戒而致荒旱之變也亦惟陛下留神而思之

上英宗皇帝書一

具官臣陳某謹惶恐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嘗聞古者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捷捷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禁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恭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隣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夫寶位至貴也天下至大也四海至富也臣妾至衆也是何古之聖賢不以為樂而以為憂君臣相戒慮患求福之意如此其早耶然天子者上為天之所子下為天下之父母父愛其子有不扶持而安全之者乎子孝其親有不奉養而嚴尊之者乎要在側身於寅畏之際履道於淵冰之外上所以承乎天之心者著見而明白下

所以得乎人之心者漸漬而洋溢則可以銷禍於未萌  
享福於無窮耳臣不遠言方冊之陳迹竊嘗伏觀先皇  
帝始於冲妙享有神器涵育天下四十餘年自三代以  
還千有餘年之君莫乎無有安樂長久偕於此者何耶  
由先皇帝聖性至孝帝心至仁天德至容服御至儉禮  
容至恭而天人之助昭格旁達之驗也臣請得別白而  
言之昔者先皇帝悼痛章懿皇太后不及享四海之養  
言念每至涕泗隨之其後奉冊升祔入廟奠享未嘗不  
感哀動容然所事章獻明肅皇太后甚謹兩宮制政不  
失子道陛下謂先皇帝孝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乎基祚  
有不長久乎先皇帝深惡慘酷之吏吏部考課雖有罪  
笞撻猶恐為痕累故臨御四十餘年未嘗輕殺一夫獄  
疑奏書囚悉緩死陛下謂先皇帝仁德如此天人有不  
助乎基祚有不長久乎先皇帝時有誣大臣將廢立  
者然則宜如何哉大則宜族死其次誅其人也先皇帝  
雖信於始猶不加以法次疑於中未嘗少其任使卒辨



於終親信而大用之然則誣罔者又宜如何哉先皇帝  
猶弗窮治而保全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正謂  
此也陛下謂先皇帝容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乎基祚有  
不長久乎先皇帝不好遊畋池臺苑籩無所增葺皇祐  
中違豫宰相近臣因入見宮寢帷幄施青碧黃褥素裏  
木器無文當時嘆頌之聲羣口一舌且知愧奢而變約  
矣陛下謂先皇帝儉德如此天人有不祚乎基祚有不  
長久乎先皇帝薦享郊廟齋宿拜立雖禮文極煩不以  
為勞而恭益加入浮屠老子之宇皆畫容禮宴遇臣下  
無有大小天顏玉色威嚴若神四十餘年不聞有所狎  
侮陛下謂先皇帝恭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乎基祚有不  
長久乎匹夫庶士誠于一德人與令名神與祥報况夫  
履高明而撫廣大一躬而衆德安行以久之不懈以終  
之如此其至者乎恭惟皇帝陛下天資睿聖雷聲淵默  
龍潛宮闈克享眷命日麗宸極赫然大明謂非天所啟  
耶則臣見乾坤清寧象緯照爛瑞物薦至風雷弗迷矣

謂非人所歸耶則臣見宮禁無譁冠劔鼓舞邊鄙弗聳梯航馳走矣陛下之道德可謂美矣陛下之得天人之符可謂久矣然天無常親荅之以善則吉不善則凶人無常心應之以德則治不德則亂臣伏願陛下既善其始必善其終以位為憂不以為樂上則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次則體先帝之所以享國長久思其所奉慎其所行臣又聞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故父作子述記美文王無憂盡循堯道史以虞舜為聖伏願陛下體先帝之至孝以奉先帝之法度以執長樂之子道則純心達乎宗廟矣體先帝之至仁以赦過宥罪欽刑慎罰則恩澤洽乎萬物矣體先帝之至容以信遇勳賢包納臣庶則朝廷無間言矣體先帝之至儉以損節服御矩法萬事則可以化天下淳樸矣體先帝之至恭以祇事鬼神宴見臣下則福祥日來忠力樂盡矣况今生則匱而國用不足兵力屈而鄰敵內侮陛下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天下之計無大於此伏惟陛下奉安陵廟之後

聽覽萬幾之餘延問左右大臣文武舊德以何術流行財賦而國有九年之蘊以何策教養兵力而天威暢於四夷斷用施行之宜不為苟簡之習如此則中國日尊奠枕而治為善繼於四聖不慙德於百王太平之祚無疆微眇之禍不作矣臣再惟陛下含光蓄德天下傾心臨朝踐阼不聞失德至於法先帝所以保天下之美講古人所以憂天下之心必皆陛下之所能左右勲賢之所可道而微臣身在踈賤言發狂妄蓋欲以廣陛下納諫之聖為陛下啟天下之言若陛下赦而不誅收采一二臣將見草茅有致國之論布韋陳經世之策不絕於上前陛下不出戶牖以收天人之助以成帝王之功豈不美歟如以臣狂惑賜之斧鉞臣亦既報國死無所恨惟陛下念之臣謹頓首頓首

上英宗皇帝書二

具官臣陳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欲治之主千載然後一遇愚者之言千慮亦有一得以千載一遇之時

忠臣義士莫不願竭力而盡心以千慮一得之言聖王  
哲后所以不厭留神而垂聽臣誠愚闇今遇其時恭惟  
陛下聖智發乎天縱恭儉本乎生資潛德宮闈儲精墳  
典不邇聲色不好游畋孝德日濟仁厚淵默此百王之  
所不能備者而陛下兼之故自陛下受遺寶命繼體宸  
極臣民鼓舞不聞間言天地清明無有災癘此固前世  
之所不易得者而陛下享之今陛下履天下之正位安  
天下之廣居上則有祖宗之威靈中則有忠賢之腹心  
下則有億兆之臣妾洗耳以聽陛下之命拭目以觀陛  
下之致太平昔仲舒有言曰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  
又有能致之資真陛下之謂也又曰尊其所聞則高明  
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欲為二帝則可以侔德  
於勛華求為三代則無慙德於啟誦豈區區漢唐之君  
文景開元之盛足為儼倫哉願陛下加之意如何耳而  
臣聞天下之政有大體有小體大體者人主之務也小  
體者諸臣羣有司之事也何謂大體審國勢之強弱操

主炳之與奪辨左右之忠邪察謗譽之是非是所謂大者也何謂小體進賢退不肖治軍旅通貨財覈刑名謹簿領是所謂小者也人主得大體以齊庶政使王道燦然可觀天下無有遠邇洪纖皆服從而治定則又有三德一曰容以蓄德二曰密以藏用三曰神以行權臣誠不佞請得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何謂審國勢之強弱夫天下之勢無常也前世之法規模宏遠可以子孫長久矣後世守而勿失則日以強或可以持循而失之或不

可持循而不新之則浸以弱強弱者興亡之所繫人主者不可不審也天下雖無事未可謂強也度吾天下萬一不幸有大變故有大甲兵有數千里水旱螽螟之憂吾力足以支吾民不迫而至於死亡則可謂強也四夷雖無兵革之患未可謂強也度吾命令足以服其心威武足以加其不臣則可謂強也四方雖無強跋之臣未可謂強也度為吾守則為金城湯池為吾戰則為堅革利兵則可謂強也不然者皆弱也今天下之勢正居兩

端前世之法亦有得失陛下守其所可守革其所可革則強日至守其所可革革其所可守則其弱日成臣故曰審國勢之強弱以此何謂操主柄之與奪夫人生之柄曰刑賞善用其柄者操諸己非有司諸臣之所敢窺也以爵祿慶賞加有功人主必從而稱譽之以刑戮黜責寘有罪人主或從而愧耻之故雖以薄賞賞大功而士加勸以重罰罰輕罪下服從而不敢怨是何也人知與奪生殺者人主之所以加我而非諸臣之力也不善用其柄者不然爵賞刑殺不復操諸己一切為有司之法故人知與奪生殺出於有司不出於人主視人主之勢反輕於有司是以爵祿日費而君子不加多刑戮日煩而小人無所畏也今有司治賞罰於下而天子主諾於上為日久矣有司賢歟則以法令資格為常不敢為大沮勸以求免天下之諉而止耳然有賞罰而無沮勸不可言治有司不賢歟則擅威福而厚其私威福擅於下則主勢奪而亂益至甚可畏也臣故曰操主柄之

與奪以此何謂辨左右之忠邪夫人主之左右莪冠委佩搢紳簪筆非一二人而足其人未必皆賢也諂言佞色有似乎愛君丹誠赤心或類乎犯上有以訐直而為佞有以退避而飾貪有謀國而蓋利其身有進人而實陷以禍故漢武帝以汲黯之直為妄發而不知平津侯之詐唐德宗以蕭復為輕已而不明盧杞之姦邪夫忠賢得君則善人進善人進則治以興姦邪見信則正士消正士消則亂以亡人主者不可不早辨也臣故曰辨左右之忠邪以此何謂察諂譽之是非夫君子小人皆有黨也君子見惡如讎小人醜正亦若疾癘故孔子曰鄉人皆好之未可也鄉人皆惡之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故士有陷廉履正而被求全之毀矯情飾貌而獲一時之遇故齊王能察左右之詐而終賢即墨魯侯一惑嬖人之譖而不禮孟軻有國家者不可不戒也方今毀譽不真利害淆亂小人稔為無根之諂以誣善良以亂國政君子亦畏多言之難辨務

習苟簡以為身謀薄俗浸長公道由廢此當今之大患也臣故曰察誘譽之是非以此至於進賢退不肖則有宰相治軍旅則有將帥通貨財則有三司覈刑名則有審刑大理謹簿領則有羣有司臣故曰小體者諸臣群有司之事也陛下躬攬其大則小者徧舉一提其綱則萬目必張古之哲王賢君皆任賢能中心無為晏安昇平無有禍亂奸於其間者本於斯術也然臣前所謂又有三德一曰容以蓄德者何也夫徧覆包含之謂容周書曰有容德乃大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皆謂容也夫用明至於秋毫則視有時而窮求疵至於吹毛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古者天子前旒蔽明黈纊充耳以養其德刑足以去天下之姦而有所赦網足以籠天下之蔽而有所寬謀足以奪人而守之以愚強足以服人而濟之以怯此帝王之為盛德也與夫漢魏之君梓責大臣詰辱細累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豈同科而語哉臣故曰容以蓄德以



此臣前所謂密以藏用者何也夫沉静淵默之謂密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是以先王無大誅賞喜怒之氣不作於顏色無大進退好惡之志不見于語言何則言之為可行也苟欲行之何俟乎言且好惡者固人主之至慎事也上好之則下有寵榮之望非所望而望者亂之所由生上惡之則下有死亡之畏非所畏而畏者禍之所自起故孔子曰惟女子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好惡之深戒也臣故曰密以藏用以此臣前所謂神以行權者何也夫神者帝王之獨見天下莫之敢知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伏惟陛下以至密為聖人之量則天下親之不忍欺以至密韜聖人之用則天下測之不可見非大利害我未嘗斷義然後斷則其斷神矣非大謀猷我未嘗言時然後言則其言神矣天下之進退雖付之宰相陛下特攬其大而親決於內天

下之誅賞雖責之有司陛下或舉其要害而治於中如此則大臣循法而不敢專小臣盡力而無有懈天下畏而不我踈愛而不我侮其智不勞而易明其務至簡而易功臣故曰神以行權以此恭惟陛下享祖宗甚重之基繼先帝至仁之後無安寶位惟危無易善世惟艱慎終宮闈之舊德以固人之心無忘前日之素蘊以致萬事之治攬前所謂大體者而畧細務用所謂三德者以全盛美則可以憑几以養神奠枕以致平歌頌美無前之功社稷永不拔之基惟陛下擇焉臣雖卑賤淺陋幸嘗以直言奉先帝大問愛君納說死且不悔况逢聖明必赦其罪此臣所以夙夜拳拳為陛下披極肝膈無有諱避於此不宣臣某昧死再拜

上英宗皇帝書三

具官臣陳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雖愚闇先皇嘗以賢良方正科擢臣為第一幸逢陛下大明繼照萬事更始早有聖德天下屬望臣懷忠憤少知治體忍不為

陛下於此時言之乎十一月二十八日謹詣閤門上書  
其畧曰審國勢之強弱操主炳之與奪辨左右之忠邪察  
謗譽之是非其次曰容以蓄德密以藏用神以行權  
冀陛下察焉臣退思學識至淺辭繁而理不白其左右  
之人蔽匿而不即誅乎然臣不知諱忌終願竭盡愚慮  
上以廣陛下納諫之聖次以補朝廷威御萬分之一臣  
出入朝行中日聞臣士大夫稱誦陛下臨朝恭默尊嚴  
若神朝廷議論刑賞與奪陛下未嘗親所可否惟二三  
大臣是任此誠盛德雖古之賢王諒陰不言何以加此  
而臣竊惑者古之天子諒陰不言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三年當是時也朝廷之喪未聞以日易月也君臣之服  
不以冠冕代衰絰也四海之人過密而不樂也於是天  
子斬焉在衰絰之中不自任天下責彼其所謂冢宰者  
固非具臣備位天下之人知其可以代天子為政而其  
自任以責亦斷然不疑故人無間言國無廢事三代之  
後秦漢以來不復如此久矣繼體守成之君要在躬親

政事收攬威柄以厭服天下唯恐人心之不早得也如  
機之張審括而發勢不得久甚可懼今陛下即位以來  
奉承先帝遺制以日易月變服從吉山陵既備升祔成  
禮四海之人拭目而望洗耳而聽以謂陛下將大有為  
親用威柄興舉庶政以強王道今乃退託淵默委政大  
臣小不聞興滯補弊之論大無進賢退不肖之議天下  
萬事無有大小皆宰相羣有司是非廢置於下而陛下  
不過主諾而已以謂天子諒陰之義適當然無乃泥古  
而不切於今習小而遺大豈所以厭塞天下想聞之意  
乎古者周官八柄之法曰爵祿廢置與奪生殺冢宰所  
以告諸王而馭羣臣豈大臣之所得為而天子特主諾  
之事耶夫天子者非以位號富貴可為尊嚴為其得操是  
數柄大臣有所不與知天下莫之敢窺故也不操此柄  
徒恃位號不足長久此臣夙夜為陛下凜然寒心也伏  
惟陛下恭默思道行欲逾年改元布政必稽典禮伏願  
陛下早攬權綱親制威柄謹用馭臣之術發明求治之

之心於其進人材也問其進之所以然陛下亦曰可進則進之不可則勿進不必資級為拘也於其罰有罪也問其罪之所由致陛下亦曰可罰則罪之不可則勿罰不必文法為用也是亦可謂馭臣之術矣至于宴見大臣願陛下親降聖問且以今天下為治時耶為未治時耶大臣以為治耶則問其欲致陛下侔德於何王以為未治時耶則問其天下萬事孰先為本務如此則陛下願治之心不冒於萬物馭臣之聲震懼於區宇威權歸于掌握法制不出於臣下天下蒼生矯首翹足將見太平之政矣臣位踈言親忠義所激誅死無恨惟陛下擇焉不宣臣謹昧死再拜

上神宗皇帝言天變書

具官臣陳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天之於人君猶父之與子今夫家有嚴君盛色厲訓毅然不可犯夫豈致惡於其子歟庸非念家道付與之重欲以大義日成就其賢耳善為子者戰戰慄慄畏親之威求為克家

之道則不失為賢子也故夫上天之出災異變怪以告人君者正如嚴父之盛色厲訓以誨其子非將有以致禍敗于當世將以天下負荷之難欲以感動夙夜不遑康寧以成就其安 長久善為天子者要在兢兢業業畏天之怒求為保安天下之道則不失為賢君恭惟陛下聖哲英睿天縱神替緝熙光明經文緯武伏自纘臨寶御親擇俊髦講新治道天下之人拭目洗耳望皇極之丕光聽太平之休聲日夜于茲顧何有政之繆鑿德之愆失可以致譴於天邇者地震京師河北郡縣甚者覆城櫓壞廬舍殺人不可勝數流離滿道愁嗟籲天陛下上當威變凜如朽馭故復調遣執法侍從以便宜出行收撫凋瘵恩澤甚厚然臣聞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周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唐太宗將有封禪之事星孛太微納褚遂良之諫車駕至洛而罷此貞觀之太平所以比隆於三代也臣比者伏讀七月御札將以仲冬迎至之日躬享南郊夫郊吉禮也陛下稽古總攬留神威柄勉

節孺慕躬親萬幾然猶在先帝諒陰之中蓋禮官博士引漢唐駁雜之議苟為傳會非二帝三王之禮也夫三載四海過密八音記于堯典喪事未畢魯禘莊公譏於春秋此聖人之法所可用者陛下何近慕于漢唐哉且陛下以是月甲戌誕降丕號欲有事於就陽越十日甲申而太陰為變似天意有所未合惟陛下昭然遠寤引咎自厚降恐懼之詔停親享之禮申命有司如歲四郊褒加節文以大臣攝行終事陛下又或挹損徽稱止四方駿奔之豆籩賜諸侯貢賀之玉帛以給朔方支調營繕然則天監陛下奉承威靈不為進見之安民知陛下哀憐困苦未尸盛德之事後世仰陛下甄正失禮遠遵經典一舉而三美合又豈止導延休嘉消去灾眚而已乎且臣又聞陰之為物也為甲兵為陰謀為彊臣為夷狄為宦官宮妾或者天以其類大為動搖以告陛下亦惟陛下深思遠慮憂患而豫防之鑿輿雷動宮禁夜寂廟垣郊時列戟施馬非有九重之嚴金湯之固苟陛下

觀變自重以愛社稷亦不得自比於和平之時也臣誠私憂過計輒凜凜於此不知忌諱觸冒萬死惟陛下察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卷五

宋 陳舜俞 撰

奏狀

奉行青苗新法自劾奏狀

熙寧三年五月具位臣陳某準州牒前後錄降勅命及轉運司牒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榜等近准勅條將常平廣惠倉錢斛依陝西青苗錢例每於夏秋已前約逐處收成時酬價立定額支每斗價例曉示召人情願請



領隨稅送納斛斛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並許從便  
雖時價極貴比之元數取利不過二分即不得障遏民  
戶不令請領及有不願請者亦不得一例抑配者臣伏  
見民間出舉財物其以信好相結之人月所取息不過  
一分半至二分其間亦有乘人危急以邀一時之幸雖  
取息至重然猶不過一倍比及收斂或齎持饋餉務為  
歡悅詣門負載不責輸送或始約緡錢而償穀粟始約  
梁稻而償布縷斂者以得為幸償者不一而足至有改  
為後期變取庸賃下雖魚鹽薪菽糶鋤釜之類皆以  
其價取之蓋苟不務此貧疾逃亡空有質劑官不為理  
此天下出舉之常也今朝廷所置官局募民以青苗貸  
取錢斛以為寬農賑乏之惠故所設法槩以周密出舉  
給納皆從民便然要之人情以米粟出納不若用錢之  
簡便也今使有司必約中熟為價貸民以錢度吾民非  
歲大稔米穀至賤亦必償緡錢而出所謂二分之息耳  
然所謂二分之息者今約為六月而以算數求之在民

間一倍取之於民猶足為補助蓋不思責辦州縣期會輸送卒無逋負之理欲如私家雜償他物勢亦無由倉庫給納人情乞取如影隨形雖準陶設法而身行之亦不能盡比之民間取與相安而無督責威刑之懼臣以為雖曰官所取之息尚輕固已不減民間一倍之重矣勅意又慮州縣不能曉知新法之意而以錢斛抑配百姓故復申飭講解著為條約然臣體問方今小民匱乏十室八九應募之人不召而至何可勝計為國論者反憂抑配斯過計矣蓋譬如孺子見貽蜜必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疾今為民官長止其窮濫不使受貸輕費終蹈督責之困愛之惜之不為無意臣又比見民間挾豪勢欲為傾奪人之計者必先多以金帛陽為好言以相假借又包藏微意謂之書契不收其利乃使愚夫騃子不思後悔恬然坐費以及期會因躡其無所償之時痛為迫逐始既未嘗論利則訴於州縣州縣不得不受公私交迫禁錮鞭箠日以危急故能

賣其田宅傭其妻孥如此者多矣故世之有識者老誠其鄉黨賢父兄誨其子弟未有不以貸貫逋負為生事之不善也昔者祖宗著令諸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保全元元之意蓋深遠矣今乃官自出舉設為賞罰獎勵惡吏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亦已異矣且臣再讀詔書以為振民乏絕抑兼并法無出此及見有司申明科條又使十戶為甲甲中須有上三等一人充保浮浪無抵當之人不得一例俵散夫謂之浮浪鄉人之所不保止是乏絕至甚瀕於轉徙溝壑之人今固不蒙其惠矣復欲藉此以抑兼并臣恐法終行特為天下兼并之地耳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倉非能人人計口而受餉也蓋市井田里常有穀價踴貴之時官以常平之粟減價賤糶則積穀者自然不得復珍市深藏以邀貴價於是生民陰受其賜矣且如越州去年民田未嘗有水旱蟲螟之災只因隣州不稔米商罕至穀價日增本州以常平倉米自正月出糶至五月

凡四萬五千餘石乃僅能裁止貴糶民免艱食以一州而言天下理勢畧同今朝廷以新法散常平為青苗唯恐不盡使倉庫既空饑饉荐至則兼并之民必乘此時有閉糶而貴糶者未知州縣將何法以制之斗粟萬錢未可知也此豈不為兼并之利哉臣又竊謂兼并者之計今官既放無庸爭利但可藏鏹坐待隣里之人逋負青苗惡吏嚴督之時賤買人之田宅和質人之妻孥而已臣故曰此特為兼并之利也詔意又恐州縣避事不務推行新法抑遏人戶不肯俵散是尤不然臣嘗私為州縣主者之計今必使奉行新法姑縱之貸亦不患歛之之難也蓋朝廷設法已分為夏秋二料五月放秋料正月放夏料所歛秋料正在正月間所歛夏料正在五月間不過給秋料使以納正月所舉者給夏料使以納五月所舉者則其出民力者但計所當息錢益所給為所給耳若然則是使吾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常兩輸息錢無有窮已萬一如此則是別為一賦

以敬生民非朝廷王道之舉也臣雖愚闇嘗深世務官於縣道職在愛民今不敢苟免按問雷同官吏誘陷小民日入困蔽在犬馬之心亦深惜輕誤聖朝別生此賦所有青苗新法難以奉行謹具狀自劾以聞伏候勅旨

制

江西路轉運副使吳潛除大常少卿制

勅具官某禮樂根於心著於日用達于天地之化百物之產隆古聖人重之故分命夷夔以治其精後世文勝實衰一奉常掌其粗足矣矧卿不常命惟貳之置爾以掄魁之望發名父之傳事親從兄仁義充於一性而禮以節之樂以樂之無非實理出揚濡轡之光華入總容臺之制作孰非實用哉世教之防範不立人心之情偽益滋借鉏取帚拔劔擊柱綱常幾少隳矣爾其思辨上下和神人之道以暢所學可

論

救治論

世莫不思治而治未必至者蓋措非其道而復急之也  
古之善為治者必思有以教之不教其民而欲治之至  
古之時無有也必思有以富之不富而欲教之至古之  
時無有也既富而教行而又勤思力為不變其久而遲  
其成後之治不然不測其端而惟其末之求或從而忽  
之而博其所以治甚者淫邪酷暴之政無所不到此治  
之世所以常少而不治之世常多古之時富之有原教  
之有端井農之地使其業不浮中民之富使其求易足  
無煩橫之費以蠹民之貨無兼并之俗以奪民之財與  
夫山澤百物之稅無一至于民故飢不困乎食寒不困  
乎衣然後先之以教之意親我所愛也而恩達乎天下  
矣幼吾所恤也而惠達乎天下矣愛吾愛以及人之愛  
天下相勉于仁矣利吾利以及人之利天下相從于義  
矣既又慮其未也有庠有序儒者業師而教俾其誠意  
相固信讓相篤怡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禮以相交而  
又賓其賢者能者而長之治其所未至治之而不帥則

屏之與其思而遷善也又其不可則刑之非私也天下共之也故恩之浹于民也周而被之者廣教之及于物也洽而感之者深然後與之安而居則和而可保與之危而守則確而不怠此古之時富之必求所以富之之術教之必求所以教之之原如古之無是則民之不胥而為盜也蔑矣古之能舉者唐虞三代而已故其民與其昆蟲草木無一不蒙其澤者易曰信及豚魚詩曰敷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牛羊之賤不忍不仁豚魚之微誠足以及之况其他者乎此其深根固蒂長生粹治之極也三代而下治之盛者莫過于漢唐漢有天下更二十四君四百餘年其治獨言一文帝唐有天下傳世二十而可稱者僅一太宗焉文帝太宗有治天下之才而又

有治天下之心然而不得與三王同者蓋其禮樂制度不能盡憲三王而為也夫以孝文之德太宗之明當時之輔佐既賢且能而又不至况又不為孝文太宗者乎故漢之亡也非衰敝而亡迹孝武而亡也唐之亂也非

削弱而亂迹明皇而亂也是豈不乘強盛之勢有治天下之資而亂且亡者蓋措非其道而怠之也果二帝能純先王之道而孝武明皇復繼之以不怠則奚所而不至耳方今天子仁聖富有四海之廣萬物之稅皆竭于上比之三王之資不為不富也賢能佐職中外之臣舉數千員而又歲詔四方之較于有司者幾萬比之三王之士不為不多也然而財不足給于用能不足充于官而治未臻乎極致者何也得非民之則雖竭于上而費之不節地之力雖盡于下而民之豪且兼儲雖運而兵之食或浮官雖進而使之源不澄士取或非其術而濫者進令下不堅其守而民之搖上之操者日益勞下之供者日益艱其政日離其民日危夫有四海而又有多士之資復遇天子之仁聖財不足用于上而民既困能不足備于官而教且惰禮義不足道于人而不已驕制度風俗皆未至于古之治者將非為今之計姑欲其速利而未嘗志于其民也為治而不志其民烏乎而治也



幸而有志于此則曰能富之不求所以富之之術能教之不求所以教之之原舉是而為治幾何而不至于弊然則將有為之則若何曰立其制限其土省天下之浮費而明先王所以富之教之之術而以導之使忠信孝悌充塞于四方上下民奚訟而不治哉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此其可也

臣難論

臣非難于必治而難其所以治臣之於君也可尊而莫為導之而又啟其非則世之所以為能臣而古之所以為盜其君也古之善臣其君者舉其君日聞正言見正道左右前後百執事之賤舉皆擇正人而為之助宜其日入於善而紀綱正道德洽深根固蒂寢明寢昌而不拔者也不善是者反此姑一時之安曰吾能致其君國富兵強寧且安而已奚暇紀綱道德之為哉有從而詆之則曰彼道迂濶非切於務抑吾君未必能也甚者或從而陷之於姦邪淫僻無所而不至噫人臣之大患莫

大期君於不能為當其未事而莫之導已事而聽其為此古人所謂赤子將不及乳於其母也夫源之深者流必長根之厚者葉必茂三代之時其興也皆二三百年生民舉見聖人之治而不及於亂及其衰也雖庸君暗主亦二三百年而後已興與衰奚其久而延也周公之聖伊呂之賢輔翼其間其致君功德不以非聖之道啟其君故其道正其根堅且牢雖其衰也猶有先王之化漸漬之深其久不絕宜矣三代而下強而起者不數十年及其衰也亦不數十年而國統絕滅者何其速而易也管仲之權商鞅之術為之贊佐洎先聖之法以罔其君故其道不正其根易搖雖其寧也紀綱已內壞况其衰也烏能久而不絕哉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夫以三代而上豈盡聖且明太甲昏周成弱三代而下豈盡昏且亂齊桓之略秦孝之勇非有伊周之道以正之則太甲周成未必至于聖而管商之徒不以非道啟之而一束以先王之法齊秦幾何其不治且明哉

但為伊周者其心常恐其不正管商之心奚為不正哉  
民馬富而已矣國馬強而已矣奚為而不帝乎曰帝不  
可也奚為而不王乎曰王不可也槌提人義絕滅禮法  
以愚民志以啟民亂誣惑其君以至於霸則管商之心  
其不仁已乎噫周公不世出伊呂不時生有焉不幸而  
出於齊秦之世而為管商之術以啟其君則帝不帝王  
不王治奚從而至哉抑其所負何如爾今之臣其君者  
欲致其君一臻於三代宜乎取斯以為鑒耳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卷六

宋 陳舜俞 撰

說

進治說序

臣竊謂前世君人或因天地之變乃下不諱之詔以收  
羣策以承天意未有若陛下盛德日新區宇晏然而憂  
勤補察招納忠謹于太平無事之時故間歲德音一下  
若士類若臣屬靡然應書以起巍巍乎帝王之高致百

世無有及也已惟是承問之臣牽拘時文習溺進取未  
有能為陛下極興治補弊之要建持盈守成之策以副  
虛懷臣實恥焉况今天下雖安王道之缺生民之病豈  
特一二而已安而必思危治而必思亂故能消禍于未  
萌垂世于大定耳臣嘗為陛下思之思之不能默已嘗  
竊有述焉摠五十首離其篇為上下上篇言皇王之軌  
法兼明當世所未至下篇指國家之蠹敝要以施行之  
便宜臣雖鄙陋蓋得其畧矣合而名之曰治說言執是  
以往天下可得而治也至有權倖之所避忌安危之所  
深繫朝廷之所宜憂臣既以言責充選無復回隱以取  
容悅惟陛下察焉

說御

說曰王良善御雖奔蹏之馬泛駕之轡無不服習由銜  
勒之持者在已而制使之得其理也有天下國家者不  
可不知也內而朝廷百官外而中國夷狄其所持者莫  
不在天子而制使之者皆吾法與命可畏善御矣夫爵

以御德天下貴貴而尚賢故詩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  
賞以御功天下事事而尚力故詩曰君子至止福祿如  
茨刑以御姦天下惡惡而尚恥故詩曰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職以御百官官人以位而奉常責故詩曰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朝貢以御諸侯中國持籍而莫敢廢故詩  
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地著以御萬民則四民不易業  
以事上故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征伐以御夷狄則  
風誥所可及者莫不面內而服從故詩曰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君人持是數者以立于四海之內故謂之不失  
其御在易之乾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君者臣之御  
也坤曰履霜堅冰至言陽者陰之御也蒙曰擊蒙利用  
御寇言中國者夷狄之御也剝曰貫魚以宮人寵言君  
子者小人之御也師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言賞者德  
之御也噬嗑曰履校滅趾无咎言刑者惡之御也嗚呼  
春秋之時天下可謂無御矣弑君三十六君臣失其御  
矣滅國五十二諸侯失其御矣戎諸侯相盟伐吳楚越

之君日交於中國夷狄失其御矣水旱螽螟大饑告糴  
山崩地震萬民失其御矣齊有田常魯有三桓晉有六  
卿其為竊盜逃奔不可勝紀蓋天下刑賞蕩然無御矣  
當是時也龜鼎不足以重世位號不足以存天下然而  
或維持而未亡者恃諸侯不以位號為美而不欲為如  
欲之其勢振槁耳御之不可失也如是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来者漸矣夏之亡非桀之罪也太康失其御  
十五世矣商之亡非紂之罪也帝甲武乙失其御九世  
矣周之亡非赧之罪也平王失其御二十二世矣秦二  
世而亡由知御不知德知君不知民漢王功臣不制  
九國文景雖治而其御先亡其後東都中興或者天未  
厭亂彊臣大豎提三尺之孤號命天下十世之御不道也  
唐初武德貞觀之御可謂美矣然永徽之後顛而復扶  
危而復持天下之御無常或入於強臣哲婦或在於宦  
官宮妾君子謂天祐之亡由亂始于永徽而天下不可  
復御矣噫御者天下之要勢禍福之機也其勢具其機

存高臺廣榭天下不為害繁聲麗色天下不為靈金玉  
冠佩天下不為費狗馬馳騁天下不為耗其勢移其機  
失茅茨土階不足以制強梗宵衣旰食不足以威禍亂  
堅甲利兵盜賊之用也高城深池諸侯之利也然則為  
天下者將不失其御如之何曰為君慎名器明法以治  
臣下名器者御之力也名器一失猶轡而不銜韉而不  
持其為蹄齧馳躍之患不可復駕必矣法不明猶孺子  
攬六轡而致千里中道竊發將何以御之故傳曰名器  
不可以假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皆御之謂也臣  
愚不佞故為御說

說用

說曰六經之旨不同而其道同歸於用天下國家所以  
道其道而民由之用其用而民從之非以華言單辭殊  
指與義為無益之學也故易有吉凶吉凶者得失之用  
也書有典誥典誥者治亂之用也詩有美刺美刺者善  
惡之用也春秋有褒貶褒貶者賞罰之用也禮有質文

質文者損益之用也樂有雅鄭雅鄭者性情之用也故  
深於易者長於變深於書者長於治深於詩者長於風  
深於春秋者長於斷深於禮者長於制深於樂者長於  
性學者有六失教者必知之玩文象而不明乎得失事  
辭命而不濟於治亂考風雅而不適於善惡探筆削而  
不行於賞罰明制度而不通於損益知聲音而不及乎  
性情此學者之蔽天下國家之大患也君子研乎動靜  
之幾而不失其正明乎進退之時而無有悔吝則深於  
易者也裁制天下而畫一號令於臣民之上而民聽以服  
則深於書者也始於家人終於國俗樂而不淫正而不  
雜則深於詩者也進賢退不肖懲惡而勸善則深於春  
秋者也殊文章異器械經制立而分不亂則深於禮者  
也其民安以樂鼓之舞之而不知所以然則深於樂者  
也伏羲神農黃帝通其變而民不倦易之用也堯舜禹  
湯揖遜征誅而天下信書之用也太王王季文武之化  
夫婦以正朝廷以治詩之用也三代之治君尊臣卑君



令臣行強而不并弱衆而不暴寡禮之用也倉廩實衣食足養生送死而無憾樂之用也漢之中興循名責實信賞必罰以繩臣下春秋之用也是以君得其用為經術之君臣得其用為經術之臣舟航具而不能渡江河弓矢調而不能射正鵠非舟航弓矢之惡人之不為用然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以其濟於用也嗚呼聖人沒燔于秦專門于漢下至晉宋齊梁魏隋唐之間人知訓詁而不知經斷析其言而不顧理散而為章句竊而為進取之術君子不以為成德小人假以文姦言甚哉生民不見六經之用久矣天下國家安治乎朝廷文明格天禮義成俗邊塞無荷戈戴胄之叟閭里有絃歌羽籥之童而自建學養士師儒明以經術學者靡然嚮風矣陛下垂稽稽古退朝昃晏博延儒臣分講經藝吁自漢唐以來斯文之盛未見其比也然臣尚有疑陛下尊經勸學三十餘年矣謂嘗為易矣當世之事庸有當變而未變者乎謂嘗為書矣朝廷之號令庸有出而

不為斯民之所鼓舞者乎謂嘗為詩矣庸有人倫風俗  
不悖睦於禮義者乎謂嘗為春秋矣庸有姦人幾幸賢  
者退而窮處者乎謂嘗為禮矣庸有經制未具而縱侈  
不節者乎謂嘗為樂矣庸有疾苦愁嘆和樂斯缺者乎  
今天下雖治不能無數者之弊由庠序雖設不官師儒  
經術雖進未能忘章句學者探訓詁而不求聖人之心  
士資為進取而不知為天下之用雖陛下虛懷高議側  
席異聞而承學之臣固未有懷經濟之謨探帝王之術傳  
會六藝以奉清問不過離析文義揚推同異是未副陛  
下問道求治之勤也人亦有言勛華無講解之辭啓誦  
不為章句之學皆能躋民仁壽垂世治定不以能蹈道  
適用而已乎臣愚不佞故為用記

說復原闕

說變

說曰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極天下之事業者不  
過斯言也物生必有窮窮而不變是絕物也上古之治

嘗以為法窮而不能無亂故聖人為之作耒耜以耕稼  
為之作網罟以佃漁為之作棟宇以居處為之作舟楫  
以濟不通為之服牛乘馬以致遠為之立書契以信為  
之日中為市以易有無為之裁棺槨以葬為之為弧矢  
以禦為之垂衣裳以治天下伏羲傳之神農神農傳之  
黃帝黃帝傳之堯堯傳之舜所傳者道所相易者變然  
天下之能事畢矣夏之衰而商變之商之衰而周變之  
其言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然忠質文相救之謂變為是  
說者其賊道矣道不質不文三王本人情而皆有救不  
可易者道而所可變者敝也奚文質之拘而不為人情  
者乎周之敝極矣為秦者宜變之以代之以亂政故其  
民魚爛不可復治漢變秦之苛而不變秦非先王之法故  
其治不及三代下至乎晉宋齊魏梁隋之相代猶抱薪  
止燎推波障瀾君子未見其能愈也隋之亂固甚矣而  
唐變之而房杜數子者卒有愧於禮樂君子知其變而  
不至於治也國家刻五季之亂續百王之緒垂萬世之

業而斯民出於塗炭沐於清瀾脫於罔罟縱之寥廓外  
無強臣跋扈之患內無刀鋸慘酷之刑盛哉哲王之變  
百世所不可及也然蓋酷茗筭者五季之禁也朝廷利  
而不知單一土十稅者五季之征也朝廷斂而不能弛  
張頤待餉者五季之兵也朝廷姑息之而不知教侮中  
國求貨利者五季之夷狄也朝廷恃而不知備禦者今  
其敝可謂至矣天下以禁犯法而人無完膚以稅入官  
而室無餘粟此二者恩澤不流而衣食不足上無以固  
其下而民思為盜矣天下以十戶養一兵而兵不足以  
戰金帛入于夷狄者無窮而中國之生則有限此二者  
窮下之利匱上之財非長久之策嗚乎其亦不變而已  
乎古人有言曰治國猶琴瑟琴瑟不調甚者必解絃而  
更張之乃可理也為國不調不如更化臣愚不佞故為  
變說

說應

說曰天有五行五行相為氣而順沴之感一也人有五

事五事相為體而善惡之致一也君人者應五氣兼五體猶水之有源木之有本源渾而流獨清未有能也昔箕子為武王言之詳矣若曰人君恭五事則五行得其性而庶徵常休人君慢五事則五行失其性而庶徵常咎一事之飭四事之備也一氣之順四氣之協也一徵之美庶徵之至也故肅而無不乂乂而無不哲哲而無不謀謀而無不聖是善惡之致一也雨若則暘若暘若不燥若燥若則寒若寒若則風若是順沴之氣一也堯舜行德五事有不備者乎五行有不協者乎庶徵有不至者乎桀紂行惡五事復備乎五行復協乎庶徵復至乎宜箕子合而言之也說書者不以文害義然後天人

之理盡矣京房歆向何人哉古之亂常人也其說曰五行五事不同而各有應天以一氣報一事是離而言之也信斯言天地之功亦息矣仲尼作春秋日食地震山崩大水旱災螽螟蜚蠊霜雹雨雪之不時皆書之是天

子諸侯無有五事三德天寧諄諄以五行為周為魯為

列國之屬哉後之言災異者多矣天地變動日星失行  
陽愆陰伏草木人物禽獸之怪異君臣相與言曰政事  
不脩乎號令不信乎女謁昌而苞苴行乎佞讒進而正  
直退乎民貧而財不足乎然則其君聖其臣賢其國長  
久其天下大治故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天地變動日星失行陽愆而陰伏草木人物禽獸之怪  
異屢至然而臣諫則君怨君憂則臣辱政事廢號令不  
一廢興出於女謁許諾成於苞苴讒佞以進正直以退  
民貧而無告財匱而不節然則其君蒙其臣墨其國蹙  
其天下禍敗故詩曰天方薦瘥喪亂洪多民言無嘉懣  
莫懲嗟噫天之愛人君亦至矣甚治之世災眚變異猶  
至若曰治而毋泰安而毋驕有其治者亂恃其安者亡  
堯之水湯之旱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成王之禾是也  
天下治亂相勝其災眚變異屢至若曰不悔不治不草  
不安危而猶可持也顛而猶可扶也齊之景公西都之  
武宣東京之章和晉之太始隋之仁壽唐之天寶日星

水旱雨雹風震之變怪嘗不可勝紀也天下大亂怪異  
大至若曰無可為也不如啟後之人而有鳳凰麒麟出  
焉春秋之定哀漢之桓靈晉之隆和隋之大業唐之僖  
昭君子不復道也由是言之天人相與之應甚可懼也  
故善為天下者欲觀災祥必觀其國其君明薄蝕不能  
使之昏其臣忠義地震不能使之叛逆宮闈正社稷固  
山崩川竭不能使之潰亂政教明備號令齊信雨雹霜  
雪之不時不能使之廢忽民知禮讓倉廩實衣帛食肉  
水旱螽螟不能使之飢寒明王濬哲雖觀其國如是且  
不敢康寧而忘戒懼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又曰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此之謂也明王明德以恭已至誠  
而側身然後變應之咎消而平和之美格矣君人者損  
一服減一膳避一正殿下一赦宥非消復之道也臣愚  
不佞故為應說

說柄

案永樂大典此篇原闕惟重字韻內載都官集說柄云君子之責已也重故人之責

賢者備陳壽之才却說之孝猶所不免清議之重其可逃乎計三十四字謹附錄原題之

下

說幾 原闕

說權 原闕

說上 原闕

說學 原闕

說教

說曰先王治天下何嘗不以教為首務乎天生民知其無知而樹之君以教之不教之殆不知天矣乎夫教者非由天地生非取諸外而付于民先王因民有是性而著是教故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民生而知愛其父母故教之孝知畏其長者故教之悌知敦其相親睦之端而教之仁即其羞惡之心而教之義是以先王之教不肅而成其化不言而致故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古之民也提孩有教少而識禮義長而如自然三代之民是也發焉而後禁亂焉而後治幼而不遜悌長而知服禮義之化後王之民是也目不見善習耳不聞善訓



生相與為偽死而無所知亂世之民是也三代之民其  
其為善也固後王之民幸以免亂世之民不幸甚矣非  
性然也古者家有塾里有序鄉大夫鄉先生朝夕坐于其  
中而告其人曰孝而父母順而長勤而衣食子固視其  
父之孝以事其父弟固視其兄之悌以事其兄其所以  
為衣食之道皆習見于人人之所為教之者既如是相與  
日見之者又如是夫安有非僻詐偽奸其間哉然猶  
未也又為之冠婚以教其別為之養老以教其孝為之  
鄉飲酒以教其順為之食饗以致其和樂為之宗廟以  
教其報本古之于其民若是其親且厚勤且至也故詩  
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曰教之誨之飲之食之命彼  
後車謂之載之嗚呼今之民其亦不幸于古也甚矣世  
非有古之學也人非有古之鄉大夫鄉先生也其為孝  
弟仁義衣食之道既非有上之人諄諄教使之老者曰  
從我者神背我者物必棄而孝弟仁義衣食之道故其  
民悅而從之四而五佛者又曰從我者天背我者地必

棄而孝弟仁義衣食之道其民悅而從之四而六古之  
人人自養也今之人出乎孝弟仁義衣食之外則人養  
之其為安且利如是故不待教詔而趨也古者夷狄之  
入于中國則驅之執左道亂政則殺之今也為之華館  
宇以居之為之制衣服以文之為之設表著以尊之為  
之立師長以主之為之復賦役以安之其所以詔其民  
而趨之固諄諄矣奈何天下不胥而為夷也然而猶有  
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道存焉者性之善本然也抑先  
王之教與天地相為久而未之易亡也然千室之邑游  
惰不翅數百家六親不和子悖其父弟犯其兄天下之  
獄嘗居其二俗恬不怪甚者長吏惡而不之詰又不可  
勝紀况奸狡詐偽之出皆百倍于古而莫之能勝也  
莫重乎父莫愛乎母而民猶有犯者非其性也是生而  
不聞教勗之語長而凶狡無攸知上焉者遂從而殺之  
是罔民也非天之所以樹吾君為民之意也然則如之  
何曰在教之彼孝弟仁義民皆有之火而燃之泉而達

之莫之能禦也今夫抱關置吏百金之利置吏老佛之宮塔置吏又從而殿最勸阻之至于教民之官則不然不可謂教也然則又如之何曰在尚之彼老佛者非獨能呼吾之民而歸之由上之所以尚之者至也今夫老佛之徒則復之孝弟力田士民則不復也不可謂尚也吾君教之果如此吾朝廷尚之又如此其民之性又如此則老佛者不能吾奪也亦幾乎息矣臣愚不佞故為教說

說化原闕

說政

說曰五帝之後不可以言化三王之後不可以言教有天下國家者亦有政而已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為政百姓莫敢不正然則人君之所為者莫非政也禮者政之序樂者政之和賞者政之勸刑者政之威法令者政之文此五者百王之所同也天下之政無過於此得人以存失人以亡盧醫不視人之肥瘠而察其脈君子不觀天下之盛衰而觀其政故詩曰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夫觀政之術有四不可不知也有保  
民之政有強國之政有救敝之政有維持之政保民者  
王強國者霸救敝者治維持者亡不可不知也先義而  
後利先賞而後罰先民而後國此保民之政也以利濟  
義以罰助勸尊其國而服其民此強國之政也不考其  
故不泥於義動之而後安變之而後信小德大賞而不  
為僭小罪大刑而不為虐此救敝之政也所循者敝事  
所守者敝法利不勝害義不勝恩號令具而不信典刑  
存而不舉此維持之政也維持雖安其勢先亡矣論者  
以保民為迂濶強國為苛撓救弊為不循法維持為無  
所事悲夫俗儒不達為政之義甚矣夫五政具備有禮  
之序有樂之和有賞之勸有刑之威有法令之文美哉  
教化之助也權衡者輕重之器權衡常存而輕重有所  
不明繩墨者曲直之器繩墨未嘗亡而曲直有所不白  
何哉用與不用之異也威儀等級不足以為禮禮者天  
下之分分定則正定聲音羽旄不足以為樂樂者天下

之和樂備則政備不愛軒冕不貴爵祿不足以為賞賞不在大亦不在小加有功不及惡德則政有勸嚴鈇鉞治圉圉天下之吏日奏殺人不足以為刑刑不在酷亦不在宥正有罪不殺不辜則政有威典章備具不足以為法文告迭下不足以為令具而不舉者虛法也下而不信者徒令也今夫禮樂一不備賞罰一不當法令一不行君子謂之敝敝而救之則治矣一不救者百之始小所忽者大之基起於苟且而成於壞爛習於維持而終於覆亡此前世之所鑒也惟陛下慎之臣愚不佞故為政說

說刑原闕

說仁原闕

說義

說曰今夫天下所以晏然長久而無凌暴侵削之患者豈人力也哉是以有義然也苟無義則君不得而有其臣父不得而保其子况尊親者乎是故仁以義為紀禮

以義為數智以義為分信以義為辨堯舜之仁不徧愛  
故親乎九族百姓而及乎萬邦黎民夏商之禮不徧祭  
故先乎宗廟社稷而後乎山川鬼神孔墨之智不徧學  
故賢乎仁義忠信而愚乎射御書數桓文之信不徧守  
故正乎號令刑賞而譎乎制勝強國是皆義然也方義  
之行也廣任萬物而不為侈狹制一毫而不為約其進  
者雖犧純孺子不為之後其却者雖天地聖人不為之  
先義之勝人可謂至哉是萬世之所奉百王之所同也  
然視三代之下義不足道也漢除秦苛法而一切寬簡  
遂除肉刑是謂愛而不知義文景躬自菲約而天下縱  
侈由不著經制是謂儉而不知義光武親于求治而責  
任臣下終以刻急是謂明而不知義隋文皇親決萬務  
而日昃傳殮是謂勤而不知義唐太宗好賢愛諫天下  
大定而不及禮樂是謂治而不知義其所可易也裁布  
帛制酒醴使仰足以事六親俯足以容乎一身而已矣  
天子者宰制天下使內而朝廷百官外而中國夷狄下

而草木禽獸無一不由其道其所以為義事也其所以  
布義法也其所以守義志也而後可謂義備矣制民者  
使富者日削奪貧者日窮蹙鰥寡孤獨流徙而無養由  
名田無節而賦不均足養民之義失矣官人者使賢不  
肖貿亂小材至乎大任大賢有以窮處由科條不精而  
仕進不勸是任賢之義失矣主政教者使令數下而詐  
屢起法素具而刑日煩免之無耻而惡不禁急之嘗有  
無辜而死者由民不素教而俗不美是教刑之義失矣  
治財賦者使山澤不與民同利野田日匱而府庫猶不  
足由取之不以道而用之無度是財賦之義失矣治甲  
兵者使卒驕于姑息將竊乎利祿夷狄內侮而無所禦  
由苟而忘戰不慮患而無備是甲兵之義失矣明王建  
當世之策致無窮之福必先修五義救五失然後郡生  
昌遂而天下長久惟陛下思之臣愚不佞故為義說

說禮

說曰天地之始一氣之孕也清轉而上濁運而下故有

天地之別別者禮之始也人禽獸命於兩間群然而行  
頽然而立而人不知為貴於禽獸其間聖人作始教之  
巢窟為宮室羽毛為麻絲飲血茹腥為稼穡烹飪虎兕  
驅於山龍蛇放于海馬乘牛服而人知自異於獸蹄鳥  
跡而不知所以為貴於禽獸者禮之別也聖人又教之  
為朝廷君臣焉為閨門父子焉為男女婚姻焉生有養  
而飾其愛也死有喪而文其哀也降至後世聖人者欲  
為天下大治國家長久故事為之節文而謹其章別士  
摩于學農耜于野工器于府商貨于市而不相雜車服  
器械五色五章雖至織至悉而無不治其禮大備矣此  
禮之大原也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分義定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夫禮有五皆所以安天  
下之分明天下之義也故朝聘之禮所以明君臣也喪  
祭之禮所以明神人也冠婚之禮所以明男女也射鄉  
之禮所以明尊卑也軍旅之禮所以明中國夷狄也分  
義不失苟無禮君子謂之野無分無義禮雖存君子知



其將亡也故周旋裼襲禮之文也童子習之籩豆簠簋  
禮之器也有司掌之天下雖亂周旋裼襲人皆知之國  
家雖亡籩豆簠簋猶有存者是以君子不貴也孔子曰  
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可損益者文質器械  
禮之末也其不可得而損益者分與義也分義者百王  
之所同也甚哉無分義之禍其大乎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遘死無禮有六人禽獸交於中國謂之亂君弱臣強  
謂之叛父不慈子不孝謂之逆男不正乎外女不位乎  
內謂之乖四民易處謂之奪車服器械無節謂之蕩是  
不曰速禍之道乎故觀天下者觀禮觀禮必本六者此  
明王所以慎固其正為防禍于微眇之術也俗儒不達  
六禮與天地同別而諄諄講文質辯名數以為天下之  
禮信乎邈其不可及也臣愚不佞故為禮說

說樂

說曰乾覆坤載陰陽亨毒雨膏雷動草柝木茂蟄蟲昭

蘓禽魚跳舞而樂行於天地之間矣人之為貴於草木禽獸而立於天地之中則又有心知血氣嬉歌聲吟感物而動樂之道形矣夫物之感人不同而人之應於物有喜怒哀樂之變故其聲喜者發以散其聲怒者奮以厲其聲哀者悲以殺其聲樂者諧以緩其聲愛者柔以易其聲惡者憤以起其聲欲者蕩以亂此七者非中庸也先王知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聲不能無變故涵之以仁教之以義節之以禮一之以信使富不期侈貧不至約強不并弱衆不暴寡天下無不足疾痛淫泆之過故其聲發於中和而無有一物暴戾邪僻干於其間者矣夫樂者五常之正性而中聲之所止先王因其聲故作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發之干戚羽旄綴兆疾徐以文之故曰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斯禮樂之極致也黃帝之咸池少昊之大淵顓頊之六莖帝嚳之英堯之大章舜之韶禹之夏商之濩周之武其名則帝王之殊其聲則天下中和之聲一也桀紂為君日奏夏濩禹湯之道

卒不可見政非禹湯之政民非禹湯之民故周衰而韶之音猶存而舜不可見故仲尼曰不圖為樂而至於斯桑間濮上之音作而鄭衛亡鄭衛之民亡非桑間濮上之音能亡鄭衛也孟軻曰今之樂猶古之樂王者如好樂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故君子曰孟軻可謂知樂樂有三一曰實二曰文三曰器所謂天下樂誼民皆中聲樂之實也所謂干戚羽旄綴兆疾徐樂之文也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之器也天下居其實王者雖未作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實不存雖有臣如夔曠有舞如韶濩君子謂聲存而樂亡矣臣伏謂國家德澤滂漉百年矣民思五代之塗炭而被朝廷之膏澤此韶濩之實也然今天下承平寢久十稅不弛而民貧四禁日苛而刑不措和樂之實缺矣以一宗二祖之文武合為干戚之舞是謂文不足雖夫詔儒臣訪遺逸較律呂之長短辨鐘磬之清濁而且雜是非之異論參禍福之拘忌臣不知其為樂也然則如之何曰先之以實中之以

文終之以器則樂之道幸矣臣愚不佞故為樂說

說智

說曰人孰不智孺子生而呱呱哺則止而張頤智之始也長而惡其裸裎知蕃飾之以衣冠羞其蠢愚知節之以辭讓智之端也及其學也服牛馬秉耒耜少者芸于畝老者饁于疇農夫之智也運斧斤謹繩墨大而為室堂小而為栝捲百工之智也走舟車稱衡權轉徙乎闕市交易乎有無賈者之智也環佩于鄉絃歌于堂言稱聖人行法先王士者之智也男子又有射御書數之藝女子則有織紉組紃之事無非智也任有大小智有勞逸有匹夫匹婦之智有一國之智有天下之智天下有道大智任小智役大智常逸小智常勞天下無道大智巧小智愚大智常勤小智常惰是故奉辭令治軍旅官無廢職使無辱命者大夫之智也朝不失時貢不失賦甲兵強則寇盜息鄰國和則疆場安者諸侯之智也賢賢而器士材百官以託萬事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者天

子之智也材足以守列國不可以治天下謀足以富巨室不可以為諸侯況為天下國家者將以斷斷之智哉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之謂也夫不求賢以輔佐則德日蔽而士不厲不度德而任使則官不稱而百工隳雖衡書累石衢室四聽神役而益困智勤而益塞猶舉網不以網治絲而棼之孰見其禮哉師曠之耳洞乎五音不可任天下之聽離婁之目千里而見秋毫不可委天下之視羿之射力足以引十鈞造父之御材足以致千里不足以當天下之勇天下之聽民無冤言士無遺賢然後謂之聽天下之視爵不踰賞不僭刑不濫然後謂之明天下之力兵革不試夷狄不侮然後謂之勇故以堯審五音不如師曠以舜別五采不如離婁以湯武治射御不如羿造父詩曰舞則選兮射則貫兮是非言威儀技藝者非君人之智歟周公曰不若旦多材多藝孔子曰吾能鄙事嗚呼周公孔子可謂兼之也不智其大而智其小不智其約而智其詳有天下國家之大

患也臣愚不佞故為智說

說信

說曰大哉信之不可已也故聖人貴之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兵者天下所仰以安食者民之所賴而生較其愈而欲去之猶曰民無信不立或曰然矣其愈不亦甚矣曰五里之城十里之郭被甲而守荷戈而戰雖有強敵卒為安國國君失信三軍面外解甲以往倒戈以攻雖有武庫偶人不可以制使是吾寧去兵不可去信也匹夫行信毀瓦畫墁塗人餉之兼儲之家鄉鄰惡之一日乏匱賙給不繼是吾寧去食不可去信也故匹夫信於鄉黨鄉大夫信於朝廷國君信於隣國天子信於中國四夷言之以其可復也行之以其可繼也言行者信之符也鄉黨之信薄而有質劑朝廷之信薄而有期會鄰國之信薄而有誼盟中國夷狄之信薄而有誥誓古之民淳其言不約以孚其政不告戒而諭行斯不可得而見之矣故質劑具匹夫欲不信不可

得否則刑期會明鄉大夫欲不信不可得否則辱詛盟  
交國君欲失信不可得否則侵代隨之誥誓行天子欲  
失信不可得否則諸侯不臣戎狄叛雖有命令天下不  
以重取而順受是天下雖安而本實先亡矣商君相秦  
置三丈之木於南門而下令曰有能置之北門者賞五  
十金既而移者果賞之晉文公代原命三日之糧不降  
去之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夫秦晉之君地勢不過百  
里諸侯隣國非所素保而樂受教也然能雄視其徒衡  
步於一時由民信其令而易制使智力賍而無敢抗焉  
况挾天下之勢臣妾內望而順聽其命用信之效宜如  
何哉野人之信足以馴鳥獸况智者乎家人之詐不足  
以保妻子况重器乎今質劑之後爭奪不可勝紀天下  
之刑率百人詐妄者常三之一期會之下人臣或受而  
不集大祭享大朝會假告紛沓主者恬弗之怪誥是由  
上不貴信而下風不競天下營營相與而為偽也久矣  
甚者誥命一下其繫利害動民耳目亦至著矣百人是

之一人非之則改而止及其復下民相與指謂不久亦改已而果然是朝廷之命不詳於謀始而慢於固守自取輕於天下也天下之患民違君命其禍小民輕君令其禍大民違君令刑罰猶服從也民輕君令雖從而不畏矣命令者天下之命令也輕其令是輕天下也然則奈何臣固曰言之以其可復也行之以其可繼也言而弗可復君子弗言也行而不可繼君子弗行也曰又何加焉曰詳其始固其終則天下服從諄諄如四時矣臣愚不佞故為信說

說體

說曰自天地至於萬物皆有體與生俱生與死俱亡有國家者不可不知也天以高為體失其高三光不著陰陽風雨霜雪不神則不得為天地以厚為體失其厚山川不持百穀草木不植則不得為地君以尊為體失其尊百事不治正令賞罰無所動於天下則君道亦幾乎息矣天不以巍巍為高不為不云四時相迭如受命故



人信其能高地不以溥博為厚不斷不刻萬物生死不知有宰者故人信其能厚君不以位號為尊王公至于百執事皆以職奉法于內外而能收神于無為則中國四夷仰之如天地畏之如神明矣百金之子為室堂坐於奧處出帛與金類材命工則其任也操墨縱繩號令短長不持斧斤則匠石之任也棟梁椽桷甍臬椳楔不責之衆工則般輸之巧不能構環堵之屋天下之治猶治室堂君則百金之子也三公則匠石之任也古者天子日出視朝命三公坐而論道至于經邦國調陰陽三公者猶曰有臣在非吾君責也天官冢宰率其屬掌邦治地官司徒率其屬掌邦教春官宗伯率其屬掌邦禮夏官司馬率其屬掌邦政秋官司寇率其屬掌邦刑冬官司空率其屬掌邦事歲終六卿各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是天子一歲一聽天下之計耳故君常逸臣常勞君常立無過之地臣常有不任責之憂此所謂君得治天下之體得其體雖中材庸人維持拱揖垂世歷年雖

有不治而不患乎亂矣為周三十世而七百年是也失其體雖雄材大畧焦身勞思號令四海患至而不可救禍轉而不可復為秦者夜視天下之書程以衡石自謂威過萬古而不及二世是也典刑之亡天下不綱六卿之職合為一今天子者是也古者有司之事總稽知名數與奪命於官長今三公六卿是也刑一有罪主法者奉法斯可矣如決于天子則刑法之體亡矣治一財賦主計者奉會計斯可矣率治于天子則財賦之體亡矣天下之事分於百司百司之事一主于天子故君常勞臣常逸君常專受天下之責臣常逃二司之不任職此所謂失其體雖君堯舜臣夔龍求天下無事且大定不可得也臣嘗聞崇政之一對延和之教刻百卒之長萬戶之佐皆徹于天聽命于德音垂精治平忘身憂勤然則美矣若視古所以治天下者之體豈不少異傳曰尊不尸小事卑不專大名為是說者可謂知體臣愚不佞故為體說

說制原闕

說實

說曰實者天下之先務也實為成德名為虛位有名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循名而能致其實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者實之謂也仁者博愛之名也潤澤亭育仁之實也義者得宜之名也裁制畫一義之實也禮者恭肅之名也中正無邪禮之實也樂者和樂之名也天下無怨樂之實也日詔寬大而市有不辜是堯名而桀實也居舉變之位而不以舉變之道事其君是臣名而盜實也古之君惟堯舜知其實命禹作司空曰汝平水土命棄作后稷曰汝播百穀命契作司徒曰汝敷五教命準陶作士曰汝明五刑命垂作共工曰汝若予工命益作虞曰汝若予上下草木命伯夷作秩宗曰汝典朕三禮命夔典樂曰汝教胄子命龍作納言曰汝出納朕命所謂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虞秩宗典樂納言者名也都吁俞咨又從而戒飭之責

之者實也故唐虞官皆百而後世稱治者卒不可及知實之效也不求其實雖命官百千相觀維持習為苟簡官有亡職職有廢事而望治定猶却走而追前也一扃之鼎烏獲不舉而童子挈之烏獲不用力而童子用心實也漢宣可謂知之矣故其說曰庶民所以安于田里而無愁嘆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為良二千石乎故自丞相至于刺史守相莫不考名實而致賞罰是以王成黃霸龔遂信臣之屬一出其當世此責實之效也今則異於是且如太常禮官也大理法官也將作工官也國子學官也今徒有位號之具而雜然貿亂下至於領管庫奉簿書此所謂名不正孔子不欲為然猶未病也賢者退而窮處不肖者躡足以進宰相不之愧疆場重壘卒驕力墮而不能教將軍不知恥田野不闢民窮而逃亡郡守縣令不任責吏侵侮暴橫為姦賊獄訟冤枉下無所措手足轉運提刑安樂之是天下虛虛而實亡矣昔者王良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曰我不貫與

小人乘他日復往不終朝而獲十禽此以為善御蓋智者有所不為矣奕秋通國之善奕也專心致思則得之出見鴻鵠而遷持繒繳而往則不得之是無他顧加意如何耳臣竊以朝廷清明典刑照爛材智雜選分羅臣工名實之治視古未及是弗加之意而已欲加之意奈何在責實責之則致國如唐虞稱治如漢宣孰禦哉臣愚不佞故為實說

說聽

說曰人孰無聽有蔽而不聰者矣有聽而不明者矣有不審其始而惑乎其中者矣夫如是奚愈乎無聽兩豆塞耳不聞雷霆之聲非病也人知去塞而求聞聽斯聰矣姦聲奏則不願雅頌之音諛言入則不受諫諍之忠且人知其不為病是以君子慎之故曰有蔽而不聰者矣詩曰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此之謂也君子知一己不足極天下之智必勤於魚聽悅於多聞然而不善善而受不惡惡以辭或以妄動為直或以庸愬為忠而樂告

善道者亦怠矣故曰有聽而不明者矣詩曰謀臧則違  
不臧覆用此之謂也子之聽必審其所從斷而不眩  
其用故能智裕而善博德明而功成有兼聽之心而無  
兼聽之材願好問之譽而無好問之實一人告之則推  
而往一人沮之則柅而止此聽者之大患也故曰有不  
審其始而惑乎其終者矣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  
不潰于成此之謂也是以君子知其然內有明哲之師  
恭肅之佐以謀猷弼諧論思之臣諫諍之官以補察獻  
替外則有慈惠之長廉刺之吏以敷納其治下至于百  
執事各以其職無不聽也而猶患其未也朝有敢諫之鼓  
塗有進善之旌士議于學農歌于野工託以藝商致以  
貨下至乎矇瞽瘖殘之人或諷或誦無不聽也古之人  
既聽之又審之卒庸之又終之故人君立於無過之地  
而天下無壅蔽暴亂之政善聽之道備矣必亡之世其  
聽先亡必亂之國其聽先亂周景王監諂猶嬰兒之啼  
惡而掩其口非保子之道也秦亡於耦語之禁漢興不

用誹謗之律是已然之效也可不慎與天下之治有善言無善聽有善聽無善言其禍一也言善聽善無善行其禍亦一也善言不必善士故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亦曰不以人廢言天下之士嘗多取於言者又不問乎狂夫仄陋是以天下之事不患無善言常患無善聽既患無善聽又患無善行天下有不患者一而可患者二故致治常少致亂常多噫其可忽乎今夫發言盈庭不簡之言滿天下故天下之事未嘗有不聽言之蔽而常有聽言之失姑息之言入而稔姑息之恩苟簡之言入而安苟簡之政夸誕之言入而隆夸誕之尚非朝廷聽察之得也近言不可以謀遠疑言不可以慮斷鄙言不可以商恩屢言不可以謀約哲王留神於萬事而歸補於一聽不可不知也知聽不如知言知言不如知治明主知治而天下治其聽無有失矣臣愚不佞故為聽說

說斷

說曰天下之達德三曰知仁勇知以慮之仁以處之勇以行之明王智燭萬物去枉而就正則濟之以仁智而不仁其失也詐仁足以及萬物必勇以行之仁而不勇其失也惑故極深研幾智之妙也兼愛徧覆仁之粹也英斷力行勇之神也天下之事譬猶一車智為斷仁為載勇為御作車者功取於善駕謀事者成功於善斷故求治不如善斷善斷之治不失其御御失則天下之權失雖有小心不可善救且大治矣明察不如善斷善斷之察不失其機機失則天下之務失雖日用其明白小善而闇大理矣兼聽不如善斷善斷之聽不失其約約失則天下之言失雖日勞四聰逐繁文而亡實理矣善賞不如善斷善斷之賞不失其德德失而豐爵重廩不足以進善矣善刑不如善斷善斷之刑不失其情情失而嚴刑峻罰不足以懲姦矣天下之計始於謀惟終於裁決天下之功敗於猶豫而成於果敢故鈐刀不用而鑊錙為佩貴其能割也鸞斯為禽而鷹隼得飼貴其能擊



也造父之遲疑不如牛車之必往孟賁之不忍不如童子之必殺萬物宜爾況為天下國家者哉古者有善斷之君求治如援溺坐而為擬議起而為功業草弊如逐寇朝為耗蠹暮為治定用賢如磐石則群譖不能易其一信從諫如轉圜衆佞不能反其獨察善必賞視富貴如棄鴻羽惡必懲雖用五刑如刈草菅當是時也朝無竊弄之臣下無覬幸之吏天下無優柔不決之病故天下至貴也堯舜斷而必讓水大患也禹斷而必治君臣大義也湯武斷而必伐兄弟大順也周公斷而必誅傳說刑人也高宗斷而必用少正卯貴卿也孔子斷而必戮非天下之聖賢孰能與於是乎臣伏以陛下有日月之明燭理四海有天地之仁涵育品物而常念一日萬幾之繁有千慮一失之憂差若毫釐繆于千里故常兢兢然不以專制為勇諄諄然不以獨聽為聰大哉格王之存心乎奈何陛下之臣佐前不及舉夔後不過管晏是以聽廣而滋惑慮周而益疑以毀譽亂知人之明以成

敗眩經世之智忠臣義士實為陛下惜之昔漢文帝知賈誼之才而不能用卒有長沙之恨唐憲宗明裴度之忠而決於必使終立淮西之勲此斷不斷之效也古之人亦有輕斷而致亂者秦皇漢武是也其由天姿彊忍習為自用而不知悟與夫淵聖人惻好善樂道之君豈同日而語哉傳有之寬者濟之以猛猛者濟之以寬水濟水誰能食之夫知所以仁之而思所以濟之則非發獨見之權決神武之斷天下惡乎極治哉臣愚不佞故為斷說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卷七

宋 陳舜俞 撰

說

說祭

說曰鷹獺猶知祭可以人而不知祭乎然祭之不以禮鷹獺之道也先王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然後天下莫敢不事上天子事七世諸侯事五世而民無有遺其親故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

諸掌乎祀享之禮人皆有之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斯之謂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記曰周公其達孝矣乎是周公之郊禘未有非禮也周衰天子諸侯壞法紀不郊用致夫人逆祀天下之禮蓋紛然矣秦亡漢因俗儒不明先王之法九天八神羣時之屬歲率四百餘祭天子之廟滿天下月游更衣園陵殿寢嘗以百數其文豈足道耶後世卒不可復甚而有妃后之獻齋娘之奠為褻瀆天地之道嗚呼神其享乎由是觀之郊禘之禮雜然無復治導民識上下之別

案雜然以

下十二字文義當有脫誤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

此陛下正千載之失禮全一

代之恭孝前王無以比其隆而後守其法矣臣愚不佞故為祭說

說財 原缺

說兵

說曰兵者國之利器文德之輔助也治亂安危繫焉黃

帝以來未有能改也五帝之兵師而不陣三王之兵陣而不戰五霸之兵戰而不敗六國之兵敗而不亡五帝之民循法令而化德義雖有刑辟蓋有畫衣冠而不犯者矣故曰師而不陣三王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故曰陣而不戰五霸之民勤諸侯以伐諸侯小事大弱事強伐必服攻必取故曰戰而不敗六國之民合從連衡爭城殺人盈野朝囚而暮王朝遁而夕返其勢無常故曰敗而不亡噫兵之亡大矣古之兵自為今之兵為人古之兵目今之兵人養之自為者必盡其勇則多勝不幸而死其民無怨為人者驅則進不驅則退法令不明而人未服蓋有不出其力者不幸而死將軍曰在予一人奈何欲其能戰也自養者易蓄而兵農不易業兵雖日繁田日加闢而粟日贍養於人者難歛飢則求餉寒則索衣能益一兵而亡一民兵日繁而民日困財日益不足矣奈何欲其不亡也秦之兵土崩魚爛而不可用不足道也兩漢

之兵蓋不及六國兵皆命於中然一養於京師出而勝負擊於人晉宋隋唐之兵不及兩漢兵養於上而不得制人知為帥而不知為天子賞賜且不給矣君子視六國以來所謂兵者皆取亡之道也後世冗而不能去飽食煖衣而無所用為之計者以為可奈何嗚呼兵其可得見乎今天下田無不耕而耕者長飢桑無不蠶而蠶者長寒山海林澤之利無一不障蔽而民冒刀鋸鞭扑以一竊衣食於其間關市者不歛鎔銖毫毛之征以補公利商旅以命令持粟與糧轉而輸于邊者還握虛劑以待縣官而有積歲不能給總是數者天下之財日匱而國家日不足天下之獄日煩而民日困皆兵之由臣竊計天下之兵無慮百萬其受衣食於縣官無慮千等斷長補短一人之受歲五十千則天下之費歲五千萬天下之戶纔千餘萬以十戶養一兵天下之賦歲入未能以億數而兵受其大半矣奈何天下不窮且盜也夫匹夫蓄牛馬以馬引重致遠之器者則曰糜芻豢而無

所亂故用之以負萬鈞以致千里力不足則鞭策加馬  
牧牛馬者為不任責矣此兩漢以來養兵之道也臣愚  
不佞故為兵說

說河

說曰萬物之性不同順之則治逆之則亂先王服牛乘  
馬圉豹檻虎皆因其性而治之有情猶可治也况無情  
而能拂其性哉潤下者水之性也激之則過顛搏之則  
在山非性也今以一盃之水覆於堂坳<sub>之</sub>下漫渙莫禦求  
為泓渟不能也况以九千里之勢力天地所生山川所鍾  
蛟龍所凭鼃鼉所藏能拂其性而以人力禦哉孔子作  
書知河之必為萬世患於是作禹貢以明之孟子曰禹  
之行水也行於地中智者行其所無事所惡於智者為  
其鑿也孔子作禹之法常存孟氏出禹之法益明嗚呼  
不以禹之法而治者皆拂其性也古之於水也真而深  
之後世塞而障之禹導河種石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入  
于海真而深之也後世塞長茭隕林竹捷石菑塞而障

之也後世以民避河今也以河避民戰國之時堤之去河嘗二十五里而遠漢之築或百步數或里而近桑麻耕稼不在焉今世澶魏之民其居古堤之間矣水之欲至於是則壞我耕稼桑麻矣為民計者不遷其土田不徒其城郭而求寬閒之地以避之徒曰抱土石薪竹與河爭區區之力而求其避信不可得也今夫以五斗之罇為五斗之受則滿而不溢復加之一勺則傾覆傷敗乃至理勢之常也今以一河之量而為九河之受且非行於地奈何欲其無決溢之患乎不決於此必決於彼不災於春必災於夏橫壠塞則商胡忘矣商胡塞則大韓危矣亦理勢之常也今其計者恃生民無告之力憑縣官不給之費所求一切幸以邀一時之賞非有經遠持久之識愛民勤國之節也在上者從而任之惑矣今夫薪藁之糜歲且數十萬而朽壤竊者三之一兵民之力歲亦數十里而逋逃墊溺者三之一竭民之財耗上之賦泥塗吾民之命非河之禍也計者之不善也夫適



天下之宜者興天下之利通天下之權者除天下之害以今視禹不知幾千百年其迹不可復而河之虞自漢酸棗以來未有能免也以今望漢亦不知幾千百年而其散無常語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此後世之權宜也若夫絕邀功興利之人惜生民塗墊之命紆縣官億萬之費則從民寬閒而縱其流當世之善計也六塔之役不日計之不熟矣商胡益其危而金堤之憂不紓然濱棣德博之民已蕭然矣此其效也臣愚不佞故為河說

說豫立太子 原闕

說倖 原闕

說節 原闕

說勢

說曰夫君人者以一人獨立於兆人之上不出戶牖之間而能號令四海又垂之子孫或數百載危而持復顛而復扶是豈獨恃名器位號之力哉由天子之勢自有興衰之繫也後之言勢者推本前世興廢之迹一出於

勢之彊弱謂不封建不親親賢王道不備為是語者未  
足以適道矣天下之勢不以諸侯存不以郡縣亡勢之  
存諸侯有諸侯之勢郡縣有郡縣之勢天下之治一也  
勢之亡也諸侯者彊郡縣者弱彊弱之勢不同而天下  
之亡亦一也秦懲六國之合從割天下為三十六郡而  
亡秦者耕夫戍卒漢鑿秦之狐而分王功臣子弟而亡  
漢者外戚大家光武成功臣之彊封邑不過三四亡而  
東京者彊臣豎妾晉魏之君或耗於王侯或剝於郡邑  
其興廢無常唐初魏李教君子其議前世之廢興亦駁  
矣而卒篡唐者藩臣孽帥由是而言天下之勢不在封  
建之與郡縣明矣然今之郡縣古之諸侯地也古之親  
親賢賢今之郡縣守宰也顧制使之道如何耳制使之  
道必因其治辭審其彊弱雖正侯而不驕雖郡縣而不  
削制之而不彊天下有維城磐石之固使之而不弱天  
下無土崩瓦解之憂如是謂之善得天下之勢奕秋天  
下之善奕也其為必勝之道亦先審其勢使彊而不驕

弱而能守奕者尚爾况天下乎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今天子之諸子弟是也不胙之土不居之邑不專之刑政猶未病也使生於宮庭溺爾妾婦內而不見禮義之習外而不知稼墻之重非有師傳之嚴學校之美以養之至於制而不任其賢抑而不考其材雖有義冠大帶之美高車列駟之盛其特禁錮之而已天下之材則養之親親之材則不養天下之賢則用之親親之賢則不用語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豈所謂彊其勢者乎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今天下之郡也邑是也今不賦其土田不錫其山澤不武其廝養不假其生殺固制之善矣然假守之臣間歲一易民不識其容色士不聞其命令庫無利兵邑無完壘一夫攘臂羨卒不可以當閔十夫揭竿市人誰為之赴死書曰儆戒無虞傳曰有備無患軍之善政也彊其勢者果若是乎圃人知愛其桐梓歲一斬其蘖而枝不繁所以固其幹也使昧於所養而甚於所去卒然使至於無枝而本根無

所庇非育材之道也圃人知愛其桐梓為天下不愛者  
天下乎臣愚不佞故為勢說

說官 原闕

說任

說曰天下之任無有大小惟其人之賢不肖患乎不擇  
既擇之欲盡其才患乎不久雖有騏驥駕不終日不能  
致千里雖有聖人仁不一世王道不備頌聲不作夫成  
天下之亶亶盡天下之事業其久之謂乎奚由知其然  
也天地久以生日月久以明山川久以高大泉久以達  
石火久而然金砂久而鏤玉蘭槐之根滌之而為芷吳  
越之人傳之而齊言久其可已乎記曰凡學官先事士  
先志古之官人者皆有天下之事業凡三公至於百執  
事之人推其所負見其所施者皆若固有之居之又且  
久是以治道日至而天下和平今之官人者其業非素  
且至於職事皆暴集於時而驟取其術其間雖有聰明  
敏博之性臨事而達復不至於三年而一易甚者數月

或不待暖席也天之于萬物也春生之夏長之秋冬以成之必歷四時而後生育之功就星辰之經日月之緯陰陽之交晝夜之代必至三年而小備五年而後大備嗚呼以天生物其久若是以人治人而有不暖席之化耶若是以治道日戾於古生民無所聊生其當天下之責者晏然不思亦惑矣夫事修於誠久而敏起於間隙中人勉於總覈而懈於無所歸責令吏既數易事無以責其實人人習為苟簡之道以取容悅其人心不同則非有繼繼續續之政前之所興則後之所置去者之好則來者之惡是以刑姦未必改冀於復幸進善未必勸有以復廢薄書緣絕吏生姦饗迎送相仍民用紛擾此前世論之舊矣惜乎聖朝之未能改也縣令者有百里之任三年而去民不能識其容色况知疾苦乎况不三年者乎二千石者有數百里之任三年而去民不能聞其聲音况美風俗乎况不三年者乎其蔽由官冗而進不擇郡縣之職不精於補吏有司幸遷徙之速而不復

知有吾民休戚之政也今按舉者有千里之任三年而去行不能徧况知賢不肖乎省府者視邦國之視朝更南司暮入北署手操一柄目行一權何補敝興利之暇乎其敝由摠覈之理喪官人不考其績大官大柄以履涉為階而不復知有朝廷治忽之任也至於宰相者材百官平賞罰而治天下也夫人主不為金石之信大臣有不自安之心雖夔龍周召不足成天下之事業况中才稠人乎進求名而進唯恐天下之勢不加於已完已而退復不顧未嘗有以塞天下之責由朝廷待之之禮重責之之實輕故人臣輕為進退之分不復知有朝廷安危之繫也總是教者官人之失可謂極矣其當天下之責者又從而不思生民無所賴而治道卒不可見矣古者以官為氏吏吏有子孫復有當今宜未為易若漢之得人蓋有總覈名實增秩賜金之事矣顧不為耳臣愚不佞故為任說

說使

說曰使入之道上世使賢中世使智下世使力使賢者  
王使霸者霸使力者強使入之力不盡其勇使入之智  
不窮其變使入之賢不竭其德德不謁天下望之變不  
窮夷狄神之勇不盡敵國畏之天下不望不王夷狄不  
神不霸敵國不畏不強今古今之通義有天下國家者  
之利器也是謂使入之善術也無術者不善以小德職  
大化猶決畎澮而益江河江河不益而畎澮之深可窺  
以矣邇變而臨廣用猶捧一杯之水而救輿薪之火燔  
者不滅而汲者無所繼矣以匹夫之勇而制三軍猶以  
一枝之木而楮九廈之壞棟梁卒仆而枝摧無完矣理  
勢然也故善使人者得其功勞則利格乎一世不善使  
人者豈唯不任責功利無所獲功成而敗利至而害隨  
又從而禍之者多矣賢者難使而易保者也智力者易  
使而難保者也賢者不屑就不利祿不逢君豈易使哉  
然名踰而實不至位過而才不足則有之矣有可奪之  
祿無可奪之節有可忘之生無可忘之義豈難保哉智

者敏於用謀力者果於自試是易使也智者動動則無  
守心力者塞塞則無顧義是起禍之源也此天下國家  
之至慎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慎使之  
謂也漢之使人也蕭何投馬箠而位公相黜彭越鎖斧  
而為功臣至於朝為王侯暮為戮辱生為節旄死污鋒  
鏑是不善慎其終也唯建武可謂善使之主乎咳唾金  
帛必以萬數賜與之人結轍於道然分土不踰十邑封  
爵不過特進一世之人皆終於福祿而死於功勳是非  
人人之賢如是使之之術然也臣竊謂今非無魁壘之  
材比肩於太平勲烈之佐接武於本朝要在使之以器  
而不竭其量保之以道而不侈其心則君不疑於臣臣  
不負於君人人皆可用之材世世無凌奪之憂矣臣愚  
不佞故為使說

說進

說曰天下之患患在入樂高位而進樂高位而進利祿  
之心也抱道而往者雖進不樂也故堯以不得舜為已



憂舜亦以不得禹為已憂然則舜禹又果樂乎竊負而逃卒得天下不如海濱之樂也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道者富貴之保也有道去貧賤易行道保富貴難無道而富金玉者賈禍之幟也無德而貴軒冕者暴惡之器也今夫人力足以舉百鈞加一鴻羽則訴而不受是謂之匹夫量力善使其力者以三十鈞任百鈞則人有餘力致遠而不困以匹夫任匹夫知不過其力為天下國家者以豐祿重爵而加之不量力之士惑矣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滕薛大夫魯申公處經義則長問天下治亂則否黃霸入為三公則聲名臧於治郡李文博善語政道而短於治國經濟皆出不足也明足以視百里而秋毫不遺千里之外拱把之未有所不見者矣百里之智加之千里之任則民不歇望入加之數千里之事則枉撓紛委而民棄矣况愛一室之智取之以制天下之術是棄天下也不勇力之患

由使之不度德受之不任責退而無所歸其罪由是天  
下有不量力之進有不量力之進未有利祿者也有  
利祿之進未有能愛君者也高山之下必有不測之淵  
高明之家必有不可追之禍故古者有天地大變三公  
策免不勝任布衣步出府為庶人有他過棧車牝馬放  
之田里甚者牛酒在道間以不起昔者責實之世責實  
之君嘗行之是以君子居其時也命至而涕泣不敢受  
榮劇則偃倭而盪恭防患于未萌保身于未危豈倖倖  
而樂進耶樂進之世人不省己力不足以敵匹雛而氣  
凌三軍材不足奉刀筆而志慕公而總覈之理喪而朋  
黨之事起絜之方不自顧而惟占術是問天下之患莫  
不始此臣竊為國家之法以卑官減小刑以高官贖殊  
罪此條目之常非馭臣責實之大柄今州縣疲懦不任  
職免官奪祿數歲而後復成相不任職不失加節旄雄  
視方面州縣貪墨犯法終身不齒甚者黥劓之夷島丞  
相犯法不失進華職偃息屏輔雖陛下進退大臣之禮

適當然奈廉恥之風不競人人思得此高位為不危不辱之地哉今天下之治莫先乎使仕者量力而進指高位而人不敢為則立法宜自丞相始然後大臣法而小臣廉治道亦幾乎立矣臣愚不佞故為進說

說黨原闕

說副

說曰一目之視跬步不知背影一耳之聽席間之間附語聖人鑒其然以獨見不足盡情偽也以專聽不足察隱遠也天下之任斯置天下之副一國之任斯置一國之副一邑之任斯置一邑之副天子者有公侯伯子男丞相至于百執事而後發號出令立于兆人之上公侯伯子男者有卿大夫士而後奉職貢以保社稷以和人民自丞相至于百執事者府有丞屬司有胥吏而後奉法度脩官責夫張官置吏者非位號而表著居之也非使令而左右先後取之也愛人任其仁慮事任其智臨難任其勇人羣則愛博矣智集則慮至矣勇衆則力果

矣聖人恐已不足而待副善推其所以為聖人賢人恐已不足而求副善得其所以善賢人象人是已而背副仁鄙而智墨材日益不贍矣舉天下而言唯挈筭之任雖孺子可以獨受匹夫扛鼎則有失跌者矣况九鼎能以一手足負哉天下之勢何翅九鼎雖堯君舜臣不敢獨任後世之人視堯舜孰愈也堯之時天下簡易比屋仁壽舜居百揆亦有十六族後世天下寃瑣比屋鄙夫萬幾之事唯丞相二人是問猶匹夫而負九鼎其不勝必矣武德貞觀之治尚書省舍人六員天下之利害朝廷之與奪抗庭而闕決分席而與議是當天下之任嘗不下七八人開元之後亡矣姚崇雖有治今之功而有變古之罪趙誨之禍所緣而起也以今視姚崇又孰愈耶六房者吏而已是謂使令而左右前後取之耳非副也百畝之田一夫治之可也千畝之田必千夫治之萬畝之田必百夫治之此耕者之智力不足田不耕雖有豐年糧莠生焉今百姓之宰副以丞副以主簿副以尉

為愛百里千里之長副以倅貳副以幕府副以掾屬為  
愛千里天下之相無所副特副之吏而已愛天下乎臣  
愚不佞故為副說

說士

說曰古之士其學也為己其仕也為道為己者在己其  
為善也無所不勉為道者在命故貧而樂賤而自分定  
其於世未嘗有求而求之者人也今之士其樂也為人  
其仕也為利為人者在人故其為善也無常心為利者  
不知命其於得失也皆蔽皇皇然常恐求之不逮也貧  
者必求自富賤者必求其貴晦者必求自白窮者必求  
自達天下如是行誼無復立廉恥無復自貴是以明王  
之治天下使學者莫不為己而仕者皆為道然後天下  
可得而治也天下之器或量乎大或量乎小以五斗之  
受較天下之器則受鈞石者棄而不用天下之木或分  
乎長或分乎短以十尋之度度天下之木則千尺者無  
所材夫天下之士有不齊之器有不可一較之材而求

者持一人之度量去取之其曠職而失士也必矣故詩曰餅之罄矣維壘之耻言取小而遺大也故明王用人之仁不求其勇用人之智不考其信用人之言不較其德故詩曰采葑采菲無下以體言明王收士如此之博也明王之士賓於鄉齒於學材於官廩於位皆不待其求而人求之又其博如此故士得習為無求其無苟道官必稱事必舉而民用賴今夫不採其長不用其實較天下之士以言語為度量古之言也經其賦也史猶可以通天下之事業猶足以得方聞博達之類今之言唯是聲病工拙有司持以為度量以待天下之士天下之士不求則不聞不自進則不達不合於有司則又棄之蓋有雄英魁壘之人寧自貧賤不詘於俯就而自試者矣若是人者上固無科以求之故士習為自求其進未必賢不材其官不事其事而民不被其澤矣古之未人必皆賢今之人未必皆不賢古之進未必皆恬今之進未必皆不恬田上不為愧厲之道天下相習而成風也

古之人上既求之言不聽諫不從遇之不以禮則悠然而逝豈若今俛首求信於有司耶夫士不待其求而進故象以濫計者不探其源而止其流仕以歲月為資而每進又責之保任然後得一命加一級夫保任者非問賢否徒以上舉下大官薦小官其人未必盡賢其自致於為上也未嘗無求而視人之於己乃謂不能無爾非有脅肩順指之人交親貴勢之階貨利力役之奉不惟不得其舉將恐追罪戾之不暇嗚呼保任者茲所以敗天下之士相與為利也其蹈道自信韜光不耀之人宜不在其選矣鵲鷦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况肯下儕鷓鴣而爭腐鼠乎以今科條歲增舉路日廣然進士不脫乎聲平科目猶規於名數經術必貴乎訓詁此數者皆徒能待中材之人望於利祿者奈何將有非常之材不試之業耕莘釣渭之賢漆園柱下之吏不為世俗之事朝廷且不為殊科以求之夫安得不遺斯人之徒乎故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言賢者有以隱處也士者

天下所以繫而治亂王霸之路也今徒得中材習俗之人而用之豈朝廷之利也誠能科試之外間發明詔並訪遺逸待以不次使天下之士高材獨行嘗有不求聞達而朝廷求之者則庶乎行義立而士厲矣臣愚不佞故為士說

說農

說曰嗚呼生民之困無甚於農也古之農一夫受田百畝今之農十夫無百畝之田古之耕皆為己今之耕皆為人古者時使薄斂以安之力田以尊之今者力役厚租以困之上不為科以勵之古之民四而農居其一今之民士工商老佛兵游手合為八而農居其一古者士則不稼大夫不為園矣夫紅女之利今昔公卿大夫兼并連阡陌者者工商舉農相生養皆有度今者工商之取於農詐偽無厭夷狄入於中國則驅之今者老佛詔民以養之古者養生送死皆有常費今者婚嫁喪葬淫祀皆無節古者山澤陂湖之利與民共其水旱皆利之今



者障筦而皆有禁槁而不得救潦而無所泄古者教蓄積又有倉廩以發其匱今者不制不蓄凶年無所賴不免為流亡古之天下即今之天下而異於古者十奈何農之不困也古之農常重其君臣相與講謀必先及之令之農常輕為吏者聞有勸農之事則相與非笑之此古之農雖勞然悅其利而趨之故常多而愈富今之農既勞又無利以悅之故常少而愈困以今天下之口無慮二千萬躋漢軼唐可謂盛矣然籍而為兵戎者常數百萬遁而為老佛者又數萬瑯琊之工游靡之商府史胥徒之類醫巫卜祝聲樂之伎合而言之無慮數百萬此其略也由是觀之天下之民百人而一農之人一而食穀之人百古以一農養三民猶患其不足故命冢宰制國用視年之上一有水旱則命卿師調之均人恤之今以一而養百其至於窮且盜也宜矣嗚呼農之困未有甚於今也以漢文之時天下富庶衣食蕃滋尚能賜田租寵強力賈誼晁錯或勸上敦本以杜游末然為

漢文者不求文王之法治之乃躬耕籍田以粟賞罰其  
為勸勵之道亦末矣所謂文王之法何也五畝之宅植  
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者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  
飢矣昔孟軻為齊宣言之詳矣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  
粟民無職事是者出夫家之征載師紀之舊矣或曰今  
可為乎曰未也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而  
欲為勸勵之道猶無車而教之載無弓矢而教之射感  
矣今天下之法必始於名田而終於勸農名田之法必  
始於公卿大夫而終於黎庶勸農之法必始於法孟子  
而終於如載師聖君賢相講求太平之策無先乎此矣  
志不云乎王法本於農臣愚不佞故為農說

說工

說曰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為其末不可以養本不制  
其末本亦從而害矣古者百工之屬有六曰陶旄之工  
曰築冶之工曰玉石之工曰車梓之工曰韋草之工曰

崔葦之工工雖多不過是六者天下之用綦不濟矣先  
王知後世不能無亂故分之以不易業制之以不雜處  
禁之以不作淫巧故記曰異服竒技淫巧以疑衆者殺  
無赦然猶患其未也不美宮室不侈散冕車不雕幾器  
不刻鏤當是時也百工之人持度量繩墨以事其上無  
一不在於禮其為衣食之道皆才足以自贍三代之所  
以務農重穀者由斯道也然三代衰世之君皆不顧先  
王之法窮天下之侈麗以奉一時之欲末作者從而利  
之浸以無已以至秦漢之君池臺塗金碧之飾衣冠增  
文繡之美皿器施珠玉之華君好於下君為其一民為  
其二天下紛然蓋不可禁已嗚呼民之不幸其亦甚矣  
乎三代之時其君義而有制其民儉而有禮其末作僅  
足以相生養後世其君侈而無度其民縱而無節其末  
作顧已如何矣然而浮屠老子者何居而來也其為衣  
食棟宇之費皆非取諸已是以用而不惜窮奢極靡而  
無所厭古之工居民之一今之工居民之百古之財君

取其一民食其九今之財君取之浮屠老子者又取之轉以衣食于百工是以百工日富而農日貧噫先王務農重穀之道亡矣今山林釜斤無有休日天下之財聚於宮塔而生民之居有暴露者文繡纂組有被于土木而生民之衣有藍纓者金玉雕靡施于服器而生民之食有蒲葦者今之所市古之所禁也今之所以獲養于于上者古之所殺也木不得蓄于林珠不得藏于淵金玉不得抵于山其餘翡翠玳瑁象貝之屬皆不得遂其生今之所忽古之所重也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物之性夫百工要利而日偽工焉者不設經制又從而好之求盡其性不可得也臣伏以陛下恭儉之德雖漢之孝文未能及也惟是承平以來經國之人不著法度以杜機巧浮屠老子又從而招之所以未游盛而風俗靡今其可謂甚矣不可不止也朝廷以純素之化先之於六官次之於大臣後之於天下以畫一之制始之於浮屠次之於郡縣後之於生民使人人以約易以質易文

百工之巧無所為自然民富而農勸王道之本立矣臣  
愚不佞故為工說

說商 原闕

說田

說曰古之聖王在上而下無不足之患者非能並耕而  
食之也為其田之有制也民不可一日而無食田不可  
一日而無制是以聖人起必先制田三代井牧之法是  
也計口而受之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以耕故  
民足於自養而無貧富強弱之差也井田一廢富者連  
阡陌貧者無立錐黎民窮困逃秦而歸漢然而漢不為  
之制方輕田租躬籍田劬農夫寵強力故民莫不勸且  
不勝流冗矣由無制也此仲舒師丹荀悅為時君言之  
詳矣方今之事不惟無制又從而亡之者多矣中國承  
平生齒蕃衍宜無讓於漢而天下之田其數纔二百五  
十萬頃而廢者又嘗二十萬校之于始纔三之一是制  
既不立寔入於兼并不唯吾農無所耕朝廷之賦亦從

而亡矣景德中增田三十餘萬而歲賦反減七十餘萬此其驗也夫天下有兼并之民專利之公卿大夫不耕之釋老漫衍之陂澤而望天下之田日廣天下之稅日增不可得也古之兼并兼民利也今之兼并又并公稅也其歸十夫之田者或一受三夫之稅卒以其餘稱報亡從而誠無一二由經界不明吏緣為姦不可制也古者公卿大夫專利四百頃為甚多張禹是也今之公卿大夫動以千數而不厭由名田無法廉恥不立而風俗不競不可不制也今之釋老古之南畝之民也一入游惰而無事不唯民養之公家又以田養之將見民皆棄勞辱而歸游惰矣不可不制也古者陂澤之利皆有水官以治之今水部徒有位號非有常職廉刺史長其名勸農而未嘗知責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陽陁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周有焦穫蓋有汪洋演迤不可得而耕植者矣不可不知也嗚呼詩不云乎普天下之莫非王土田之敝如是而不

為制理之道主者得無愧乎稅租可均也兼并可限也  
游惰可止也陂澤可治也在朝廷謹於經制責於官人  
而立法必始貴者天下之田日闢天下之稅日起生民  
之利可勝言哉臣愚不佞故為田說

說諫

說曰昔者天子之臣諫者七人雖有傲僻無政而不亂  
諸侯之臣諫者五人雖有謾譎不法而不亡卿大夫之  
臣諫者三人雖有孱肆失職而不辱士庶人有諫友雖  
有菟瑣棄業而不刑君不知君之難而昧於求諫謂之  
獨開招納之名而乖虛受之實謂之悞有順聽之美而  
亡力行之義謂之弱知斯三者聞善而樂聞義而從聞  
過而悔聞惡而止而已耳臣不知任責之重而昧於為  
諫謂之墨好直言而闇大理謂之愚屈禍患而回勢利  
謂之賊知斯三者能彊國能愛君能興治補救能進賢  
退不肖能不疚富貴能不畏刑戮而已其君如是國則  
為治國家則為治家其臣如是大臣不泄邇臣不私遠

臣不苟吁其可謂盛矣前此者其君未嘗不受諫而天下未嘗治其臣未嘗不諫而名譽未嘗賢故君子不以納諫為難而以知言為難不以進善為難而以蹈道為難何謂知言有逢君之諫有要君之諫有一曲之諫有醜善之諫逢君之言辯而似智要君之言訐而似直一曲之言迂而似法醜善之言蔽而似信是以君子不可不察也故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何謂蹈道好古之諫昧於遠時之變好仁之諫昧於臨事之斷好動之諫於靜謚之理好法之諫昧於忠恕之厚是以君子不可不察也故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唯迺言是聽唯迺言是爭五帝之世其臣不及其君都吁謀謨有戒而無諫而天下治三王臣主俱賢誨之以治亂通之以諷諭而王道成後世其君不及其臣不諫不治不諍不從而君臣之道無常矣故龍逢比干畏責之死諫伯夷叔齊畏道以遁諫周公君陳畏治以詩書諫宮之竒百里奚畏亂



以辱諫鬻拳洩治昧其無可為而刑禍諫嗚呼君子愛其君之心亦至矣奈何幸不幸之異也君子知言與道之難而知其美惡猶有二蔽焉事小善而亡大患勤於謀始而怠於樂成此天下之大患也晉武帝可謂有容德矣大臣劉毅比之桓靈而不愠其許及山濤陳絰武之備而不用和嶠納儲貳之憂而不憂之恂語元海之奸而不除此事小善而忘大患也唐太宗可謂能好善矣房魏數人者犯顏則悅逆耳則順張元素疏乾陽之役以同亂於桀紂且能聽而止一有翠微玉華之侈貞觀之風殆矣此勤於謀始怠於樂成也善用諫者無他知其難與蔽之說而存之治道其庶乎臣愚不佞故為諫說

說恩 原缺

說宥

說曰古者有宥而無赦故曰宥過無大又曰殺無赦宥者刑之仁也今者有赦而無宥故比年一降三年一赦

赦者宥之失而刑之賊也易之解曰君子以解過宥罪  
蓋曰過則赦而宥其罪非有罪而赦之也穆王道衰呂  
侯作刑而刑罰之疑有赦穆呂之刑非舜臯陶之刑也  
舜為君臯陶為士師天下宜無刑猶曰罪疑惟輕立法  
以教後世也輕者忠厚之道非赦之謂也春秋肆大眚  
仲尼譏之非是之也漢儒不探其意詐古以罔今或謂  
國君過市則赦是國君所至詔人以殺人亂莫甚焉故  
詩曰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昔者天子一受命禍亂一息  
新舊染定民志君子猶曰王道之薄也舜受命誅殛流  
放者四人而天下服未聞赦也管子曰赦也者先易而  
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惜乎論之小也非之而猶以為利  
苟於暫恩而不知必去此桓公所以霸也漢為甚矣論  
者數人為唐不盡草也或止之或推之亦數人為然未  
有比年一降三年一赦若今之甚者也夫天豈不受斯  
民而能為之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使田不耕而植乎不  
耘而獲乎風雨不時豐年不常則民日仰首雲霓之下

竊幸一豐樂亦曰天之賜也勞耕而植力耘其獲其有  
梁稻則知自貴而不費此天之所以不為也今天下大  
澤計日而知則下非有雲霓之望小人屢罪屢脫則不  
若一幸豐年而知自貴此赦而又失者也上世無赦其  
刑平其次有赦而賊刑今夫屢下而賊恩賊刑者殺人  
不死傷人不刑然小人猶以幸而獲免日誦天子之德  
而不復蹈其姦賊恩者天下亡命屈指竣報不知朝廷  
之仁而謂之典刑適爾釋而未必改謂後之日復當赦  
天下由赦而偽者多矣是方於前世不獨有惠姦失惡  
之嘆用恩之敝一至於此可不念哉臣伏謂事有挾山  
趨海不可為者折枝則非難也以今君相聖明使天下  
刑措其勢折枝況不數赦而已乎唐太宗何人哉顧不  
為耳臣愚不佞故為說宥

說禁

說曰獸之走墻鳥之飛林民之趨利皆性也先王因民  
之利而利之故國不利以為利以義為利海不愛魚鹽

山不愛金鐵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以衣且食民皆共之為先王之民其幸亦矣後世酒有榷鹽茗有禁金鐵有賦閔市有筭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以衣且食者國皆障而取之然而民固困矣國家猶有補為是以後王不能改也今則異於是山海之利奪於民而筭於官有司不為權宜通流之術而取贏焉徒設刑辟以制天下使民怫口腹心知之欲違賤美而就貴惡以求十倍之利是以官刑日煩公利日耗國用日不足禁之敝未有是也朝廷徒有專利之名而不見為利之益生民徒有抵冒之苦不能怫飲食之樂今千室之鹽茗市於官者不百十以酒就榷者無五六由朝廷之法見利於近不見利於遠取贏於貴不取贏於賤有司徒有畢收之意天下常有百分之民未嘗為公利郡縣之刑僅制其一而天下之獄歲已萬計將盡制之天下怨潰不可勝矣楚人載貨貝而之齊一求二稱之息踰月而後返一求五稱之息踰時而後返其取寡者能以一時而三

之齊是其取五者五而其取二者六矣今天下之禁正類於此主者徒見多取之數而不知速返之益故未嘗通其法又從而增益其筭爭一時尺寸之利是無異救人之跌而引其足不唯無益且徒速其死耳今天下以禁入泉歲纔能二三百萬使通而求贏無慮十倍此利害較然陛下之臣皆能知之而不為由有司不貴其實徒苟且賤歷以自富貴遂使日蠹月壞將無可為也昔

孟軻見齊宣王語以王政王曰寡人好貨軻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今天下之禁非陛下所欲為漢武以來未有能改也誠能通法經制寡利而求贏利得以清財得以博民力得以充國用得以足然則陛下雖用禁王道何損哉臣愚不佞故為禁說

說戒

說曰或問大禹戒舜信乎曰書有之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罔晝夜頡頏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若是語中人不足道况聖人全德已乎曰古者養由基善射挾六

鈞之弓百步以射揚葉百發而百中有過而笑者曰是未足以語射也夫善射者不百發而百中今日百發謂之有功明日復射弓撥矢鈞一發不中前功並棄以聖人而治天下萬慮萬得謂之善治一慮不得萬慮之缺是以不可不戒也曰以丹朱戒舜不已甚乎曰戒者不可不甚也甚者所以固其終也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美哉大禹之德也使後世下得以戒上臣得以戒

君必自大禹始故成王之為君也周公告之書曰無逸

曰立政召公遺之詩曰公劉曰洞酌曰卷阿是三者不同莫愛君愛天下之志一也王者治天下之始何嘗不退託不明畏神器之重念天命之大而皆博訪忠諫以補察不逮深求民隱以順協羣附若是時也觀天下之治易若反掌及其志磨于歲月身恬于安逸耳目悅于聲色起居樂于臺觀馳騁快于犬馬玩好美于金玉朝燕廢朝夕飲廢夕有善始之名而無善終之美先為天下之治而後為天下之亂是無他由戒其始而不戒其

終也故傳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宣王中興之君也君子觀鴻雁之美庭燎之箴沔水之規鶴鳴之誨祈父白駒黃鳥之刺斯干無羊之作知宣王之無終周道不復興矣使六月之北伐采芑之南征不為斯干無羊之占夢文武之治斯燦然矣文皇之無終不為純王矣使貞觀之勤不替老而納善如得魏公之時聖人之治豈如是而已哉語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是以君子惡乎畫也人皆有欲善之志而久之難君皆有欲治之心而終之難故易曰受以未濟終焉臣伏謂陛下明德謹始虛心求道垂美一世前無百王巍巍乎聖人之道不可及矣伏惟知所以始之則念所以終之成所以為之則求所以戒之然則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陛下之道遠足以繼舜陛下之臣不慙于大禹豈區區周宣唐宗足比隆哉臣愚不佞故為戒說